民國叢書

第三編

·55·

文學類

唐詩研究 胡雲翼著

唐代詩學 楊啟高編著

唐詩概論 蘇雪林著

上海書店

唐詩研究

胡雲翼著

國學小叢書

唐詩研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胡雲翼
編輯主幹 王雲五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e

A STUDY OF TH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By
HU YUN I

Edited by
Y. W. WONG

1st ed., Dec., 1930
Price: $0.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六八七張

唐詩研究目錄

唐詩研究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古今對於唐詩的誤解

諺語有云：『唐詩晉字漢文章，』我們在兒童時代便已聽慣念慣了。無論你去問誰：「什麼詩好呀？」他必毫不遲疑的回答：「唐詩好！」你去請教做詩的人：「先生學什麼詩？」十人中有九人，要回答說：「學唐詩。」只要沾染一點名士氣的人，總是以習唐詩自鳴其高。你如其稱贊你朋友的詩，必得說：「老兄的詩，大有唐人風味。」假如你說：「大有宋人風調，」在你雖是好意的批評，在作者也許要疑你是侮辱他了。葉燮原詩云：「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罵。」記得有一本詩話載一段

故事：『某秀才評一士人詩，擊節歎賞曰：「此宋詩也。」士人聞之大憤，立揮以拳。秀才大驚問故：「何無故以非禮相加？」士人說道：「君誣我詩爲宋詩，非辱我乎？」秀才始啞然。』這固然是一段笑話，其實在文學史上，宋詩的地位，也決不如是的低。明清詩壇，往往有奉宋詩爲正宗者，甚至有謳歌宋詩的地位還在唐詩之上者，但自從『唐詩』二字成了民衆的口頭禪，因是常人腦裏只知有『唐詩，』而不知有宋詩及其他了。唯其『唐詩』成了幾百年來傳統的口號，人人隨口相傳，不去追求唐詩的根本意義，而唐詩的眞意義眞價值，便在其中埋沒了。在常人看來，唐詩在詩史上是佔着『最好』和『最盛』的兩個意義。這種誤解，不能不先糾正一下：

（一）唐詩是最好的嗎？　認唐詩是較各時代的詩爲最好的，不僅常人如此，卽在研究文學的專家，也往往有此誤解。去年某大學入學考試的國學常識測驗，就有這樣一個題目：『中國詩歌以那一個時代爲最好呢？唐詩？宋詩？明詩？清詩？』在這個題目的涵義，是認定中國有一個時代的詩是超越一切時代的，那麼，這個題目的答案只有寫唐詩了。但是唐詩

果然是超越一切時代而爲最好的嗎？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加以分析的研究：

如說凡唐詩都是最好的，這句話便犯籠統武斷的毛病，自然說不通。古詩如古詩十九首，孔雀東南飛，無論怎樣喪心病狂的人也不能不說是好詩，不能說其價值在唐詩之下。即就唐詩內容論，若是僅僅讀過唐詩三百首或唐人萬首絕句選，自然覺得唐詩沒有一首不佳妙。要知道這是砂裏淘金了。我們讀過全唐詩，便深知在四萬多首唐詩裏面，實在有多少不是好詩，或竟不成詩。那些應制詩和樂章詩不用說了。在那些愼密精審的選本上面亦往往有不可讀的詩。例如曹唐詩云：『年少英雄好丈夫，大家望拜執金吾。閑眠曉日聽鶻鳩，笑倚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牧丹花下簾鈎外，獨凭紅肌捋虎鬚。』這種詩眞如嚴滄浪所謂『此不足以書屏幛，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背之詞』，這能夠說是最好的詩嗎？王士禎云：『唐絕句最可笑者，如「人主人臣是親家」，如「蜜蜂爲主各磨牙」，如「若教過客都來吃，採盡商山枳殼花」，如「兩人相對無言語，盡日惟聞落子聲」，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當時如何下筆，後世如何竟傳，殆不可曉，』杜甫乃第一

流詩人，然其絕句可讀者甚少。岑參亦詩中名手，然其題長安壁云：「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描寫何等拙陋！儲光義以作山水詩負盛譽，然有一詩詠山泉云：「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滿，分出小池平……，」詠山水如猜啞謎，如何使得？白居易的詩如太平樂：「歲豐仍節儉，時泰更銷兵，聖念長如此，何憂不太平？」亦不是好詩。這都是信手拈來的例，其實更壞的詩還不知多少。若僅據幾十百首好詩而稱唐詩超越一切時代，實在是皮相之見。

或者有人說：全唐詩固然有不少的壞詩，但就大多數的詩人而言，其詩的價值自在各時代詩人之上。如李白稱爲詩仙，杜甫稱爲詩聖，都是別時代所無的偉大詩人，此外如王維白居易、韓愈、李賀、都不僅是一代的詩人而已。若論名貴作家之繁富，唐詩實在不是別時代的詩所能及。

這種論調近是矣，然而仔細研究，亦是很錯誤的。若拿各時代詩人比較討論，能說李杜還在曹植陶潛之上嗎？彼復古論者，謂李杜尙不如謝靈運，去曹陶更遠，這個是偏見；然我們

亦不能說李杜便是空前絕後的大詩人。李杜尙如此，那麽其下焉者，更不用說了。無論從作品方面看，或從作者方面看，我們要說「唐詩是最好底」的，是不能得到科學的證據的！

（二）唐詩是最盛的嗎？　唐詩之盛，確令人失驚。據全唐詩所錄作者凡二千二百餘人，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這僅僅三百年的光景，流傳到今的詩的數量，已有從詩經以至六朝一千多年的詩的總量的幾倍！這樣迅速率的發展，在中國詩史上，實在開一新紀元。但我們倘據此而認定中國詩歌之盛，無逾於唐，便又大錯。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御定四朝詩三百一十二卷，內凡：

宋詩七十八卷　作者八百八十二人

金詩二十五卷　作者三百二十一人

元詩八十一卷　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

明詩百二十八卷　作者三千四百人

由數量比較，宋詩稍衰。金朝只據中國北部，未曾奄有文物秀麗的江南，故詩亦不發揚。

元代國運僅有唐三分之一的時期，且當時文壇趨勢，已偏向戲曲，而詩人數量竟佔唐代之半。明代詩人之多，竟比唐代增加三分之一。可見詩歌的發達與時間成正比例的進化，唐詩不過造成詩歌發達的先驅時代罷了。且提要著錄四朝詩一則曰：『至於澄汰沙礫，披檢精英，合四朝而爲一巨帙，勢更有所不能；』再則曰：『用能別裁得失，勒著鴻篇，非惟作者得睿鑒而表章……；』可見四朝詩之編定，去取頗嚴，不然詩的數量，尙不止此。而詩歌之盛，僅以明論，已遠非唐所能及了，唐詩是最盛的話，亦無法證明了。

我們既經排除常人對於唐詩的謬誤觀念，同時還得更進一步，排除一切文人學士的唐詩傳統觀念。因爲常人對於唐詩誤解，只使我們陷入常識的錯誤；至於因襲唐詩傳統觀念，便發生對於我們研究唐詩，了解唐詩的莫大障礙。古人中，有的說唐詩是『詩的正宗；』有的說『唐人詩才，若天縱之；』有的說『唐詩主情；』有的說『唐詩蘊蓄；』有的說『唐詩爲比興；』有的詩『唐詩至善處，惟在含蓄淡遠』……這種離奇古怪的唐詩觀念，都是古人想把唐詩戴上一種正統文學的面具，發揮他那不自知的謬誤的見解；這些見解不但

搔不着癢處，且把唐詩的意義及其特質都埋沒了。宋嚴羽滄浪詩話有一段說：

「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得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

嚴羽宋人，已有此歎。至於明清，則曲解唐詩之謬說更多，反自命爲正統傳說，所以千年來唐詩的本來面目，便湮滅了。我們現在要排除一切的傳統論調，拿唐詩當作詩看，當作純粹的文學作品看，切不要聽信陳言。我們要完全用現代文學的眼光來估定唐詩的價值，纔不致使我們的見解，落入窠臼，纔有新的發現。

第二節　唐詩的意義與特質

唐詩的意義是什麼呢？唐詩的特質何在呢？

我們既把傳統的、謬誤的、神祕的、各種唐詩觀念排除以後，必須重新提出一個唐詩的意義及其特質的解釋。我們要了解唐詩的意義，必須從唐詩的特質上顯示出來。據我看來，

唐詩最少有四種明顯的特質：

（一）唐詩是創造底： 不是自我們現在纔提出唐詩是創造底話，前人已有言之。王漁洋撰唐人萬首絕句選序云：

「逮於有唐，李、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倫，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然考之開元天寶已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耳。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豔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譜爲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

王闓運云：

「三唐風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見，故不復模古。」（王志論唐詩諸家源流）

這兩段見解是很精闢的：由「不復模古」「不襲漢魏」「不沿齊梁」可知唐詩是創造底詩；由「宮掖所傳，梨園子弟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可知

唐詩是樂府詩。「創造底」與「樂府底，」這是王漁洋王闓運兩氏告訴我們唐詩有這兩層重大的意義。往下，我們根據「樂府底」這層意義，又可以說明唐詩的第二種特質：

（二）唐詩是音樂底： 王世貞云「三百篇亡，而後有詩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由此可知唐詩與音樂的淵源甚深。但是怎樣說，唐詩是音樂底？音樂底唐詩又有什麽意義？說到這裏，不能不先說明歷史上的中國人對於文學的態度。中國人對於文學往往抱着兩種相矛盾的態度，一是文以載道的觀念，一是文以消遣的觀念。平常的文人，自然拚命去作載道的文，同時又忘不了消遣的文學。因爲載道之文不但不足宣洩情感，且是斲喪情感的，所以他們往往從正宗文學中跑出來，走入民間文學的創作界去。民間文學，是以娛樂爲主底，在娛樂的關係上，文學和音樂便自然而然的結合在一起了。只有這種音樂性的文學，纔是代表一個時代的情緒的文學，恰好與代表理性的正宗文學相反。故不但那些浪漫派的文人，特別拿富有音樂性的文體來發洩天才，以求笙歌作樂的快感；便是那道學派的文人，亦常常要用富有音樂性的文體，抒發他在載

道之文中所不能抒發的情緒與想像。所以每一個時代文學的眞價值，總是從音樂性的文體裏面充分表現出來。換句話說，音樂性的文學，纔是代表中國純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明白了音樂文學的價值，那麽請進而解剖唐詩之音樂性。王灼碧雞漫志說：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可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人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豔之句，誠以冠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亦不備聲歌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管。又稱李益詩名與李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

舊史亦稱武士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

碧雞漫志又云：

「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之渙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妓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李唐伶妓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

從這幾段記載，便顯見唐人詩歌與音樂的密切關係，不但妓女以得誦名士佳章爲榮，名士亦以詩篇得被諸妓歌唱爲樂。因爲要使詩篇便於歌唱，往往力求淺近通俗，妓女都能瞭解，

因此，又發生唐詩的第三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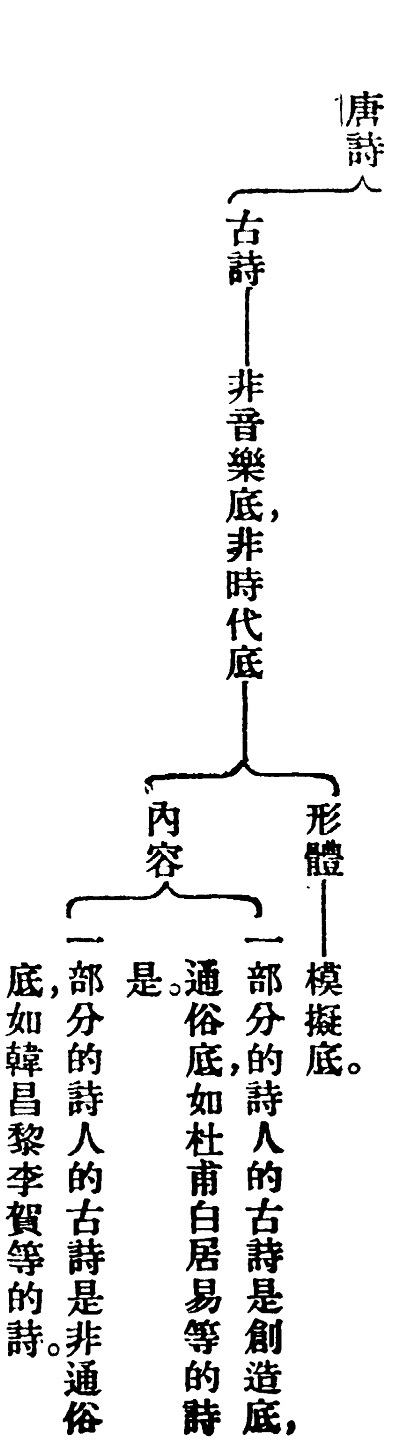
（三）唐詩是通俗底：唐人作詩雖不能完全拋棄用典，甚至有些作者如李義山之流，其詩極不易解，但大多數作品，都可說是很通俗的。白居易作詩，必使老嫗都能誦解。元稹長慶集序云『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可見詩人的詩已經成爲普遍民衆的欣賞對象了。唐詩之所以能夠通俗，便是由於唐詩之富有音樂性質的緣故。

（四）唐詩是時代底：怎樣說唐詩是時代的詩呢？任何文體都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失卻時代的意義，同時消失文體的價值。中國文學的變遷，可以文體作代表，分成幾個時期：自周到唐，都是詩的時代；宋是詞的時代；元是曲的時代；明清是小說的時代。在詩的時代裏面，周是四言詩時代，兩漢是樂府詩時代，魏晉六朝是古詩時代，唐是新體詩時代。更狹義一點說：唐詩只是絕句詩的時代。（誠如王漁洋所云：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本來照宇宙間進化的原則，往往是理論愈研究愈透澈，事物愈運用愈巧妙；但是文體卻不然。在某種文體

新創的時候任人創造，開發，翻新花樣，但是用久用舊了，往往愈用愈拙愈壞，不但翻不出新花樣，舊花樣亦使人生厭了。時間越久，文體越腐。這時便有革命的新文體產生出來，裝飾新時代。時代底文學，便是指那時代所用的新文體創造的文學。我們說唐代是詩的時代，便是說唐詩是新體詩流行時代的創造文學。宋詩雖亦是詩，但不是詩的時代的詩。詩的創造時代早已過去了。

以上舉唐詩的四種特質，但決不是說凡是唐詩都備具這四種特質。就詩體言：絕句詩可以說是通俗底，律詩往往是古典的；新體詩都是能合音樂節拍底，創造底；古詩大多是模擬，完全沒有音樂性。但就大體上說，唐詩是備具這四種特質，今列一表表明各體的特質於下：

新體詩——音樂底，時代底，創造底——
- 絕句——通俗底。
- 律詩——非通俗底。



既明唐詩的特質,進一步再拿唐詩與各時代的詩作比較的研究。先應說明的,便是唐詩與漢魏六朝古詩和宋詩的區別。唐詩與漢魏六朝古詩和宋詩,有深切的關係,又有重大區別,這是應知的。

(一)唐詩與古詩　歷來對於唐詩與古詩的關係的認識,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主模擬,謂唐人詩都是從模擬古詩得來的。初唐完全承襲六朝,無論矣。即盛唐之李杜,都是受曹植、謝眺、庾信、鮑照、陰鏗的影響很深的。(揚愼謂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杜甫謂『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漁隱叢話謂『子美早年學建

女，」黃山谷謂：『子美句法，出於庾信。』）至於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則盡受陶潛的影響（說見沈德潛說詩晬語）盛唐詩人如是。中唐則韓白尙學杜甫，其作品與古詩的源淵亦深。晚唐卑靡，則無足論。一說主創造，如前面王闓運說：『三唐風尙人工篇什，各思自見，故不復模古；』如王漁洋說：『逮於有唐，……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如葉燮說：『唐詩一大變。』以上二說表面似相矛盾。但細心分析，則實無衝突。主模擬說的人實指有唐三百年之古體詩與漢魏古詩脈絡相承；主創造說的人，係謂唐之新體詩完全出於創造，並非沿襲。可以說唐人的古詩是受漢魏六朝古詩的影響，關係很深切；但唐人的新詩部分，卻與漢魏六朝古詩絕緣，而自成其偉大！

（二）唐詩與宋詩　唐宋之分，人異其說。王漁洋謂：『唐詩主情，宋詩主性：』吳高云：『唐詩爲比興，宋詩爲賦；比興優於賦；』（圍爐詩話）沈歸愚云『唐詩蘊蓄，宋詩發露。蘊蓄則韻流言外，發露則意盡言中。』但葉燮便最反對這種伸唐絀宋的見解，他說：『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

於三百篇為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為非議論，而妄以時代分邪？且三百篇中，二雅為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為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為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原詩）我們正不必用抽象的肯定字眼來判斷唐宋的尊卑。就其關係言，宋詩實受唐詩的影響最深，如宋初楊億輩的西崑體，乃以李商隱為開山祖，歐陽修梅聖俞的復古，乃以盛唐為旗幟；雖有北宋之蘇軾，南宋之陸游輩，其詩能自立風味，卻不能造立宋詩的新境界；所以宋詩終不能脫唐詩的窠臼而成偉大的發展。

至於元詩，明詩，清詩，早已失卻時代文學的意義，只能在漢魏六朝詩，唐詩，宋詩底下討生活，更值不得比較來論列了。

第三節　研究唐詩的基本觀念

我們應該抱什麽態度來研究唐詩呢？什麽是我們研究唐詩應有的信念呢？

在第一節，我們已指出常人對於唐詩的誤解，並且指出文人對於唐詩的謬誤觀念。但是這種消極的工作，還不足以研究唐詩。我們要研究唐詩，必須重新規定幾個基本觀念，作爲研究的信條，纔不致仍舊落入誤解，纔能對於研究唐詩有新的貢獻。

幾個基本觀念呢，是什麽呢？

第一是文學進化的觀念：中國人研究文學，往往抱着「一代不如一代」的文學退化觀念，於唐詩亦然。黃節詩學論唐詩云：『觀夫唐一代之詩，初唐有陳子昂，盛唐有李杜，中唐有昌黎，皆關乎一代文章風氣者，至晚唐則闕然，則風氣盛衰，人材升降，可以見矣。』這便是說晚唐不如初唐、盛唐、中唐。杜甫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又有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杜甫對於初唐的詩人，何等推重；而對於唐以前的詩人雖碌碌如陰鏗者，尙謂太白僅得相似，可見當代重古的眼光了。王世貞藝苑卮言更謂：『李白多露語率語，杜少陵多稚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夫面

目，尚安能奪曹氏父子之位置耶？』這便是說李杜既不如陶謝，陶謝又不如曹氏父子；這便是說六朝比不上漢魏，唐詩又不如六朝。照這樣看來，不但唐詩可以付之一炬，漢魏古詩亦可不讀，只咿唔三百篇夠了。然而，照我們的眼光看來，恰又不然。漢魏樂府的內容實在比三百篇的內容豐富，唐詩又比漢魏樂府古詩的內容豐富。不但由曹植到陶潛是進化；由陶潛到庾信亦是進化。我們必須用文學進化的理論，纔能解釋文學發展的原因。我們很顯然的看得出由庾信沈約的詩到王楊盧駱的詩；由王楊盧駱的詩到李白杜甫的詩；由李杜的詩到白居易韓愈的詩；又由白韓的詩到李義山杜牧的詩，其間都有進化的痕跡可尋，絕不是退化的觀念所能解釋。我們雖不能說李杜的詩竟勝於曹植陶潛，但我們儘可以說李杜的詩比曹陶的詩是進化底。盛唐實在高於初唐，晚唐亦欲勝中唐。這種進化的文學意義，可以貫穿唐詩的全部脈絡。

第二是平民文學的觀念：我們不能不認唐代的新體詩，便是當代的通俗文學，只觀上面所舉的那些詩人，如王昌齡等的詩，歌妓老嫗，都能誦解，可知唐詩的通俗化了。詩究竟

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我們且不置論。但在實際上，由通俗化而造成特色的唐詩，我們必須拿平民文學的觀念，纔能解釋唐詩的眞價值。從前研究唐詩，往往只看着貴族的詩，幾乎完全忽略了非詩人的詩和無名的民間文學。縱然我們無法去收集廣博的民間詩的材料來供研究，我們還是不能拋棄平民文學的眼光來研究唐詩；因爲唐詩的來源，是由於民間詩的逐漸蛻化而完成；因爲唐詩的實際由富有音樂性能歌的關係，已經成了民間的享樂文學，實已打破貴族文學的藩籬，而與平民文學膠合成一片了。

第三是分析與欣賞的觀念　文學研究的是否成功，完全基於文學欣賞的是否有錯誤。以前對於唐詩的觀念有兩種大毛病：

一是籠統的毛病；

二是曲解的毛病。

最籠統的莫如『唐詩』兩字，因爲習慣的觀念以爲唐詩總是好的，這種錯誤在前面已經糾正。次之，如『初唐』『盛唐』『李杜詩』這些名詞的本身，即含有褒貶之意，似乎盛唐

詩，李杜詩總是好的；晚唐詩，總是壞的。這種籠統名辭所發生的連帶觀念，是很不正確的。要知道晚唐亦有很好的詩，盛唐、李杜也未嘗無很壞的詩。至於曲解的毛病更甚了，那些評註大家，詩話大家，往往好奇立異，替唐詩人的作品加上許多附會。又有人往往將許多與忠孝無關的詩，偏說是忠臣孝子的思想。有的本來詩意淺顯，他們一定要說得如何深奧有幾十層意思。有的詩是信手拈來自然得很，他們註家偏要說詩法森嚴，鬧得唐詩不堪卒讀了。我們研究唐詩：一方面要打破籠統的觀念，而代以分析的方法；一方面要打破曲解的觀念，而代以欣賞的眼光。分析的方法，應該是科學分析的方法；欣賞的眼光，應該是文學欣賞的眼光，以一篇篇的分析，一篇篇的欣賞，作爲研究的基礎。我們固然不應該忽視作家的整個作風，但分析與欣賞，卻是使我們能夠眞實了解作家的初步工作。

第二章　唐詩的來源及其背境

我們讀過唐詩，往往有一疑問，就是：『唐詩怎樣形成了牠的偉大呢？』我們也讀過三百篇，我們也讀過漢魏樂府，我們也讀過建安以後的五七言詩，也覺得這些古詩的偉大！但是我們讀過唐詩，卻又發現唐詩是一種新鮮的體裁，新鮮的氣象，這種新氣象的唐詩和一切的四言古詩五七言古詩都不相同。我們要想解答這個問題，必須追溯唐詩的來源。

自從梁昭明文選編成後，在表面看，彷彿是集古典文學的大成，但實際上昭明文選便是古典文學最盛的葬禮了。加上沈約聲律八病之說，詩體越發添了幾層嚴酷的鐐銬。雖然梁陳間古典詩依然流行，但已經是回光返照，古典作品的魔力早已不能維繫詩壇的重心了，同時，民間的歌謠文學早已蓬勃地發展起來，這種新聲的歌謠在東晉及六朝之初便已經很流行。所謂『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例如：

『宿黃不梳頭，絲髮披兩肩。腕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涼秋開窗寢，斜月垂光照。中宵無人語，羅幌有雙笑。」（子夜歌）

「鍥臂飲清血，牛羊持祭天。沒命成灰地，終不罷相憐。」

「黃葛生爛漫，誰能斷葛根？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前溪）

「聞儂下揚州，相送楚江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莫愁樂）

這種體態清新描寫活躍的新聲小曲，較之陸機謝靈運輩的古詩，實在高妙多了！這種五言的新聲小曲的逐漸進化，便成後來的五言絕句。到了梁陳時代，民間的歌曲，已經經過長期的發展，漸漸從民間文學的地位跳起來，把已經腐化的貴族古典文學的地盤掀動，那些貴族詩人也受了民間歌曲的影響，不免嘗試起來。如梁簡文帝烏棲曲詩云：「芙蓉作船絲作綍，北斗橫天月將落；採蓮渡頭礙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魏收挾瑟歌云：「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院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筋下成行。」此二詩雖音調不諧，實已備唐詩七絕之體，如胡應麟詩藪云：「考烏棲曲四篇，篇用二韻，正項王垓下格，唐人亦多學此。江總怨詩卒章，俱作對結，非絕句正體也。惟挾瑟歌雖音律未諧，而體裁實協，唐絕句咸所自

來，然六朝殊少繼者。』及到隋詩，如『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攪人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這已經完全形成唐人七絕的體裁了。

六朝詩人如沈約是聲律八病的創造者，然而他的詩也受了民間歌曲的同化，漸漸改變那傳統底詩體了。如六憶詩之一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這完全是模擬當代的歌曲。沈約一方面創造了八病的新韻律，一方面又受民間歌曲的影響，產生一種新體詩，便是唐代律詩的濫觴。例如洛陽道：『洛陽大道中，佳麗實無比。燕帬傍日開，趙帶隨風靡，領上蒲萄繡，腰中合歡綺。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這已完全是唐律之體製與形式，不過平仄不調耳。

我們已經明白五絕、七絕與律詩的來源在六朝即已有完整的形式；進一步我們研究唐詩的內容的完成：

中國文學由三百篇變爲楚辭，由楚辭變爲漢樂府，由漢樂府變爲魏晉古體詩，其間雖有變遷，實在很微。自周秦到六朝一千多年的文學史，可說都是三百篇的文學的遺傳史。這

是因爲中國民族性本是詩三百篇式的性，所以所有只是詩三百篇式的文學。原來文學的重大變遷往往有賴於其他民族文學的影響。以前的中國，只是用武力征服異邦，自居於統治階級，自然沒有與他民族揉合的可能，沒有文化接觸的可能。中國文學只是單調的，不受絲毫的影響與調節，從三百篇傳下來，自然不會有重大的變遷的。但是到東晉以後，便不然。匈奴民族，居然能征服中原，佔據黃河南北。北方勇悍的民族性，和中國溫柔敦厚的民族性，是絕對不同的，看他們的作品便知道：

「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蹕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折楊柳歌。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鷂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

「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

——企喻歌。

「野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

「門前一樹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紫騮馬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馬如轉篷，左射右射必疊雙。女子倘如此，男子安可逢。」

——李波小妹歌。

「誰家女子能行步，反着裌禪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嫗。」

「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壻，何不早嫁論家計。」

——捉搦歌。

這種勇悍爽直的匈奴民族性所表現的文學，和中國本來溫柔的女性文學，粉飾的古典文學，風格情調完全異樣。漸漸經過時代的陶冶，這兩種不同民族性文學接觸的結果，到了唐代因政治勢力的統一，中外的民族性更揉合在一起，發展起來，造成唐詩的新氣象，形成唐詩的偉大。梁任公說：「經南北朝幾百年民族的化學作用，到唐朝算是告一段落。唐朝

的文學，用溫柔敦厚的底子，加入許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不知不覺便產生出一種異彩來。盛唐各大家爲什麽能在文學史上占很重要位置呢？他們的價值，在能洗卻南朝的鉛華靡曼，參以伉爽眞率；卻又不是北朝粗獷一路。拿歐洲來比，好像古代希臘羅馬文明，攙入些森林裏頭日耳曼蠻人色彩，便開闢一個新天地。』（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

南北朝民族的揉合，構成唐詩的偉大的來源，誠如梁任公所說；但是我們要了解唐詩的眞精神，更不能忽視唐詩所藉以表現的時代背境。

（一）政治的背景　唐詩在當代有兩個重要的政治背景：其一，唐以詩賦試進士；其二，唐代君主均好尙詩歌。明游潛夢蕉詩話云：『沈約在宋齊梁陳時並居鈞要，譜韻以詞賦取士，積習久矣。及唐有天下，亦竟因之。』但紀昀云：『以詩賦試進士始於唐高宗調露二年』，則梁代並無是制。總之，無論是唐『因』是制，或唐『創』是制，我們總不能否認唐有是制。本來文學的發達與否，似乎與政治實無相成的關係；然在中國古代文學未成爲獨立研究之科，所謂文人，不過借文以干祿，故文學的盛衰，往往視政治的趨向爲消長。唐既開詩賦應

制之風，詩歌自然發達起來了。況且唐代君主均有詩賦之癖，如唐太宗卽開文學館，以禮延當代文士。玄宗風流自賞，尤愛禮文人，李白卽以淸平調見寵於玄宗。憲宗讀白居易諷諫詩，召爲學士。穆宗善元稹歌詩，徵爲舍人。文宗好五言詩，竟置詩學士至七十二人之多。白居易之死，宣宗爲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以當代帝王之尊，而敬禮詩人，有若此者。至論作品，則中宗、睿宗、肅宗、德宗、文宗、宣宗、昭宗，下至妃子宮人，莫不略解吟咏，自成篇章。太宗明皇，則詩成卷帙。武后韋后亦嗜文學，雖武后所作詩歌，大都出自元萬頃崔融輩之手；韋后所作，大都出自上官昭容之手，然其延攬詩人，識拔才士，過於諸帝。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影響所及，不但應制詩發達，其他的詩，亦發達。詩人都努力於做好詩了。甚至以一二語之工而名著者，韻語陽秋謂：『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爲之遊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靑」，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張祜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

桐，」孟浩然以是得名；「兵衞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李益以是得名：「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葱，入門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全唐詩話載，劉希夷作洛陽詩，篇中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爲宋之問所害。夫『詩詞於文爲末，』這是古人的常見，後世竟有謂『一爲文人便無足觀』者，則詩詞之卑下愈甚。然唐人則以一二詩之工，便成名士；甚至爲欲竊好詩以爲己有，而不惜殺人者，則唐代作詩風氣之盛，已可概見；而這種風氣的造成，由於唐代政治的背景，是無疑的。

這是唐詩發達的重要原因。但是這種政治背景僅造成唐詩的發達；更有軍事背景所形成的社會狀況，乃造成唐詩內容的偉大。

（二）軍事的背景　在昇平安定的社會，文學往往成爲粉飾太平的工具。這種太平文學，是頂沒有意思的。如司馬相如那一流人的賦，未嘗作得不好，然無意味了。唐初有貞觀

開元之治，社會局面安定，所以初唐詩也是太平文學，並無足觀。但是開元以後，軍事的變遷，便極其活躍。我們根據唐史便很顯然看出自開元以後的唐代，完全是由不斷的戰爭支配着。略舉其大事列表於下：

唐玄宗時代　安祿山叛變，陷兩京，玄宗奔蜀，天下大亂！

唐肅宗時代　安慶緒之亂；

史思明之亂；

史朝義之亂。

唐代宗時代　吐蕃之寇；

吐蕃回紇之寇。

唐德宗時代　李希烈，朱滔、王武俊之叛；

朱泚之叛；

李希烈內部之變；

李晟破吐蕃之戰；
吳少誠之亂；
韋皋破吐蕃之戰。

唐憲宗時代　劉闢之亂；
李錡之亂；
王承宗之亂；
吳元濟之亂；
陳弘志弒憲宗。

唐武宗時代　盧龍軍之亂；
劉沔破回鶻之戰。

唐懿宗時代　浙東盜匪之亂；
高駢南征之戰。

唐僖宗時代　王仙芝之亂；

黃巢響應王仙芝之叛；

兩京之得而復失；

秦宗權之僭號，帝奔鳳翔。

唐昭宗時代　李克用之變；

李茂貞之變；

朱全忠之變。

最後，朱全忠之變，唐之國命便完結了。玄宗後二百年天下，幾無一年無戰爭，無一日安寧。在歷史上繼續着數百年的戰爭紛亂的時代，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二百年不斷的戰爭，所造成紛亂如麻的社會，便給予唐詩人以絕大的生命，給予唐詩以絕好的描寫資料！由對外苦戰的影響，造成一種以邊塞生活爲描寫背景的邊塞詩派；由國內紛亂的影響，造成一種以社會生活爲描寫背景的社會詩派。這些邊塞派的詩與社會派的詩，便形成唐詩的偉大。

這兩方面的詩，都是用新的社會資料，新的描寫，創造新詩。假如我們說：一種時代的文學，無論在形式與內容都應該是新的，那麼唐詩的偉大的基礎，便是堅實建設在當時的時代社會背景的上面了。

第三章　唐詩第一時期

（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凡百年）

我們先略說明唐詩分期的意義：

唐詩的分為初、盛、中、晚，其說始於宋人嚴羽，而成於明人高棅。嚴羽僅略分三唐，以示區別，並未有嚴格的分期。他曾說：「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滄浪詩話）高棅纔決定唐詩應分為四期。這是何故呢？高棅曾發表一篇很有系統的見解：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移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

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老宿；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眞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起之淸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台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敘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從；温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羣玉、李頻輩，尙能黽勉氣格埒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

自從高棅立說以後，文學史家多采用之；但同時攻擊此說，認爲謬妄的也不乏其人。錢謙益便是攻擊最力的，他說：「初、盛、中、晚，蓋創於宋季之嚴羽，而成於國初之高棅，承譌踵謬，三百年於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

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以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遡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耶？將人以詩次耶？』王世懋則就唐詩的風格上加以駁斥，他說：『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由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漸之變也，非逗故無由變。唐詩之由初而盛中，極是盛衰之界。然王維、錢起，實相酬唱。子美全集，半是大歷而後，其間逗漏，亦有可言。如王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歷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閻百詩則更根據詩人生卒的先後加以抨擊，他說：『張九齡卒於開元二十八年，孟浩然亦是年卒，而分初盛何也？劉長卿開元二十一年進士，以杜詩年譜考之，所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者天寶五載。上溯其『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當在開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縱甫

登第於是時，亦劉長卿之後輩矣，而分劉爲中，何也？」

三百年的唐詩，本是成一整個脈絡的發展，必欲劃出顯明界限，割裂成幾個片段，一若前後彼此各不相屬者，這實在是固哉其言詩了。何況高棅的分初、中、盛、晚，並含有褒貶之意在其間呢？但是一代文學發展的脈絡，往往成一根起伏線，這根起伏線必然包涵着盛衰變遷的趨勢，我們把這些盛衰變遷的脈絡分做幾段，以便於研究和敍述，並不是毫無理由。唐詩的變遷發展，初唐顯然是齊梁的遺風；盛唐是新舊體詩發展的最高潮；中唐則由盛唐而一變再變，變到新體詩發展之極；晚唐則完全是唐新體詩最後的閃爍，顯然是唐詩的末運到了。簡單說一句，唐詩的發展，固成整個脈絡；但唐詩的變遷，把唐詩弄成了一根起、盛、變、衰的波浪線。我們根據這種波浪線，而分唐詩爲四個時期，是無妨的。且爲明瞭唐詩發展的階級起見，爲敍述的便利起見，唐詩的分期亦是必要的。我們在下面分唐詩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個時期，便是指明唐詩起、盛、變、衰的脈絡，並非硬分唐詩爲幾片段。至於下列各章雖亦沿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這些名詞，乃只爲敍述的淸楚計，並不含有

何等褒貶深意的。

既然說明了分期的意義，往下從第一時期的唐詩說起。

葉燮云：「唐初沿卑靡浮艷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原詩。）老實說：第一時期的唐詩，如從詩的格調和詩的氣象看來，實在還够不上說是唐詩。這話自然不是根本否認初唐詩的價值。我的意思是說：初唐詩雖則沒有和初唐以後的唐詩相等的價值，卻有齊梁詩的價值。這話怎講呢？在前一章曾說過，唐詩的來源，是由南北朝時，中國固有的民族性的文學，受了北方新進民族性的文學之影響而成功的。照理論講，這種代表新時代的詩體，在唐詩的第一時期，便應該開始發展下去，但在實際上呢，初唐文學不但沒有表現唐詩的特殊精神，而且是回頭向着古典主義的路上走，繼續着沈約庾信所倡新韻律的古典詩的發展。

細察初唐的時代背景，便知齊梁新韻律的古典詩在初唐的發展，實非偶然。初唐原來是歌舞昇平的時代，又是應制詩最盛的時代。時代昇平，所需要的，只是歌頌太平的古典文

學，何況有初唐的君主正在積極提倡呢？在別一方面觀之，北朝的豪爽亢直文學所以形成，固然是由於胡人的民族性使然，亦因爲與中國同化未深，而北朝又未曾統一，成爲不斷戰爭殺伐的局面，適宜於北朝豪放勇悍的文學的發展。到了唐代，雖然南北兩大民族統一揉合起來，但初唐的時代背景，卻不是與北朝一般的時代背景，而是南朝的時代背景。因爲時代背景不同，所以初唐亦不容許向北朝化，而繼續南朝貴族文學未完的發展。

沈約所倡的新體詩，新韻律的古典詩，就是最適宜於歌誦太平的，所以在初唐自然地發展了。

在初唐應制派的古典詩體流行的當中，突破這種「靡靡之音」的陣線的，也有一種雄壯調子的詩。因爲初唐正是向外開闢疆土的時代，誰人不想去投筆從戎，建立功名。如魏徵的述懷便是很有氣魄的：「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粵，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

名誰復論。」如盧照鄰的劉生：「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恩爲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刀鞘，黃金飾馬鈴。但令一顧重，不惜百身輕。」楊炯的出塞：「塞外欲紛紜，雌雄猶未分。明堂占氣色，華蓋辨星文。二月河魁將，三千太乙軍。丈夫皆有志，會見立功勳。」駱賓王的從軍行：「平生一顧重，意氣溢三軍。埜日分戈影，天星合劍文。弓弦抱漢月，馬足踐胡塵。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沈佺期的塞北：『胡騎犯邊埃，風從丑上來。五原烽火急，六郡羽書催。冰壯飛狐冷，霜濃候雁哀。將軍朝授鉞，戰士夜銜枚。紫塞金河裏，葱山鐵勒隈。蓮花秋劍發，桂葉曉旗開。祕略三軍動，妖氛百戰摧。何言投筆去，終作勒銘回。」這種壯麗的詩，在初唐詩中的確是一種特色，每一個作家都有幾首這樣很有氣魄的作品。但是時代的趨向已經沈醉於享樂主義的古典詩的風氣中，這種殺伐之音，自然要銷沈下去了，自然要變『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的詩，而爲『自有神仙鳴鳳曲，併將歌舞報恩暉』的詩了。一線微微的詩的曙光，便消失在古典的初唐詩的裏面。

這樣，初唐詩便失卻價值嗎？不然！初唐詩自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在。

隋既爲唐所滅，那些詩人，亦入唐。他們不但毫無故國之感，而且個個都在唐朝做高官。唐主樂於籠絡他們。他們的詩充滿享樂主義的色彩。如楊師道，原是隋宗室，他的詩實在做得不壞，如：

「漢家伊洛九重城，御路浮橋萬里平。桂戶雕梁連綺翼，虹梁繡柱映丹楹。朝光欲動千門曙，麗日初照百花明，燕趙蛾眉舊傾國，楚宮細腰本傳名。二月桑津期結伴，三春淇水逐關情。蘭叢有意飛雙蝶，柳葉無趣隱啼鶯。扇裏細妝將夜並，風前獨舞共花榮。兩鬢百萬誰論價，一笑千金判是輕。不爲披圖來侍寢，非因主第奉身迎。羊車詎畏青門閉，兎月今宵照後庭。」（闕題）

這種詩仍是繼續齊梁的風格，沒有唐詩風味。又如陳叔達和袁朗的詩，都很有才華，但仍是陳隋的詩，不是唐詩。然而我們卻不能因爲他沒有具備唐詩的風格，而說他們的詩不好。他們的詩往往有很好的：例如陳叔達的詩：

「自君之出矣，紅顏轉憔悴。思君如明燭，煎心且銜淚，」

『自君之出矣，明鏡罷紅妝，思君如夜燭，煎淚幾千行！』（自君之出矣）

衰朗的詩：

『危弦斷客心，虛彈落驚禽。新秋百慮淨，獨夜九愁深。枯蓮唯逐吹，墜葉不歸林。如何悲此曲，坐作白頭吟。』（秋夜獨坐）

同時由隋入唐的，還有孔紹安，虞世南，王珪，李百藥等人，作品流傳很少。大約他們的才氣既不發揚，感染時代的色彩很淺，而功名利祿之慾又太深，所以作品就卑不足道。在這時期，只有王績，足稱爲初唐第一時期的詩人。這位詩人的生活，是很浪漫有趣的。他原仕隋作祕書省正字，卻不願意，求爲一小縣的丞，賦詩嗜酒爲樂。後來唐代予以好官，他又不願，而求爲丞。末了，丞也做不慣，棄官而歸隱東皋，從事於著述生活。讀他的詩，便覺他是他自述生活的狀況。例如過酒家詩：

『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

『對酒但知飲，逢人莫強牽，倚壚便得睡，橫甕足堪眠。』

獨酌詩：

「浮生知幾日，無狀逐空名，不如多釀酒，時向竹林傾。」

這種詩還不免發議論的病，往下的詩便更灑脫：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野望）

「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青溪歸路直，乘月夜歌還。」（夜還東溪）

「爲向東溪道人來路漸賒。山中春酒熟，何處得停家。」（山中別李處士）

王績的生活有些像陶潛，詩品亦似之。每首詩都充滿幽逸的風味。在初唐那樣沈醉於穠豔的詩的風氣當中，不能不說王績是獨具一格的田園詩人。可惜一般文學史家，卻輕輕地遺漏了這一位可貴的詩人。

當時政治漸漸由剛纔統一的紛亂局面，走上軌道，有了貞觀開元之治，唐初諸帝的愛好文學，於以造成唐代第一時期的詩壇，詩人自然多起來了，如號稱四傑的王、楊、盧、駱，號稱

四友的李、杜、蘇、崔，應制派的詩人上官儀、沈佺期、宋之問，與張九齡、陳子昂輩，都是這時期詩壇的健將。欲了解這時期唐詩的內容，便不能不將這些代表詩人加以比較詳細的研究。

（一）王勃　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即能文。不幸多才命薄，二十八歲，即以渡海溺水悸死。傳說勃爲文，初不精思，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書之，不易一字。其詩表現才華之處極多，例如：

「客心千里倦，春事一朝歸。還傷北園裏，重見落花飛。」（羈春）

「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山中）

「江曠春潮白，山長曉岫青。他鄉臨眺極，花柳映邊亭。」（早春野望）

「野客思茅宇，山人愛竹林。琴尊唯待處，風月自相尋。」（贈李十四）

勃的好詩往往在他的五絕中，藝苑卮言稱其逼近樂府，信然。但因其作品專尚才華，便免不了彫刻粉飾，這在他七律詩中看得出來：

「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

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滕王閣）
他僅有才華而無氣魄；加以少年殂落，未能盡量發洩才氣，造詣便止於是了。

（二）楊炯　華陰人，曾爲盈川令。嘗自言云：「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云：「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旣優於盧，亦不減王也。」炯爲人頗恃才，詩亦有壯氣。例如：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從軍行）
「邊地遙無極，征人去不還。秋容凋翠羽，別淚損紅顏。望斷流星驛，心馳明月關。藁砧何處在，楊柳自堪攀。」（折楊柳）
所謂王、楊、盧、駱，不過四傑之聯稱，次序間並非含有褒貶。只就詩而論，楊炯或應列在四傑之末。

（三）盧照鄰　字昇之。范陽人。官僅一尉。後以手足攣廢，貧苦不堪，至自投水死。故生平所作，多言愁苦。例如：

「隴阪高無極，征人一望鄉。關河別去水，沙塞斷歸腸。馬繫千年樹，旌懸九月霜。從來共嗚咽，皆是爲勤王。」（隴頭水）

「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肝腸辭玉輦，形影向金微。漢地草應綠，胡庭沙正飛。願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昭君怨）

「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常恐秋風早，飄零君不知。」（曲池荷）

「高情臨爽月，急響送秋風。獨有危冠意，還將衰鬢同。」（含風蟬）

盧照鄰在四傑裏，身世最爲淒涼。雖自云：「偉哉曠達士，知命固不憂，」然忍不住的哀傷，終究在詩裏自在地流露出來。

（四）駱賓王　義烏人，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絕唱。徐敬業舉兵，駱賓王爲撰討武氏檄，文武后歎爲奇才。其詩波瀾迴闊，洋洋數百言，雖不免浮豔，然係初唐人通病。例如：

「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不學燕丹客，空歌易水寒。」（送鄭少府）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在軍登城樓）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於易水送人）

賓王是獻身革命的詩人，不比楊炯的空有其志故其詩益爲雄壯，其從軍中行路難「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羣」與「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二首古風，更奔放有氣魄，已脫初唐詩格的藩籬了。

杜甫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此詩評四傑，未免過譽；然如王士貞所云：「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麗，固緣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我們讀過四傑的詩，便深知藝苑卮言的話是不錯底。

（五）上官儀　字游韶，陝州陝人。其詩綺錯婉媚，人多效之，謂爲上官體。在高宗時代應制詩人中的最負盛名。其詩如：

「玉關春色晚，金河路幾千。琴悲桂條上，笛怨柳花前。霧掩臨妝月，風驚入鬢蟬。緘書待還使，淚盡白雲天。」（王昭君）

「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鵠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入朝洛堤步月）

（六）杜審言　字必簡，襄陽人。輒自矜其才，嘗言：「吾文章合得屈宋為衙官，」放誕有如此者。其詩如：

「知君書記本翩翩，為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贈蘇綰書記）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渡湘江）

「紅粉青娥映楚雲，桃花馬上石榴裙。羅敷獨向東方去，謾學他家作使君。」（戲贈趙使君美人）

藝苑卮言稱：「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王士貞這段話是說得很錯的，審言是初唐色彩很濃厚的詩人，怎能說是中興之祖呢？

（七）李嶠　字巨山，趙州贊皇人。在四友裏面，李嶠的詩，應推為最豐富的了。初與王勃、楊炯諸詩人同仕，後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年尤獨享盛名，為時人矜式。其詩以汾陰行最有名：

「……自從天子向秦關，玉輦金車不復還。珠簾羽扇長寂寞，鼎胡龍髯安可攀？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為家此路窮。豪雄意氣今何在？壇場宮館盡蒿蓬。路逢故老長歎息，世事回環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祇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

玄宗讀此詩，歎為眞才子！但李嶠的好詩實在不多。

（八）蘇味道　趙州欒城人。與李嶠齊名，號稱蘇李。其詩多不傳。姑舉一例。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正月十五夜）

這類的詩雖缺乏情感，然抒寫太平時代的繁華景況很眞切，還不失為一首好詩。其實，這樣

的詩，卽是沈佺期、宋之問，亦不曾寫出幾首來呢。

（九）崔融　字安成。全節人。其詩如和梁王衆傳張光祿是王子晉後身，毫無氣骨，雖附名四友之末，實在够不上說是初唐的代表詩人。姑舉其詩一首爲例。

「月生西海上，氣逐邊風壯。萬里度關山，茫茫非一狀。漢兵開郡國，胡馬窺亭障。夜夜聞悲笳，征人起南望。」（關山月）

（十）沈佺期　字雲卿。相州內黃人。與宋之問齊名，時人語云：『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自建安到六朝，聲律屢變，至沈約、庾信而益精密，及至沈宋，更『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尤加靡麗了。沈、宋雖均以應制詩人著稱，然其所謂應制奉和等詩，一味粉飾鋪張，諛揚稱頌，實不足以言詩。但是，卻亦不可一概而論，說他們沒有好詩，佺期的詩如：

「隴山飛落葉，隴雁度寒天。愁見三秋水，分爲兩地泉。西流入羌郡，東下向秦川。征客重回首，肝腸空自憐。」（隴頭水）

「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裴回作行雨，婉孌逐荊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

無處所，台館曉蒼蒼。」（巫山高）

「非君惜鸞殿，非妾妬蛾眉。薄命由驕虜，無情是畫師。嫁來胡地日，不並漢宮時。心苦無聊賴，何堪馬上辭！」（王昭君）

我們讀佺期的詩，覺得佺期寫情的手腕並不壞；但是他名利心太重，只緣文以干祿，便墮入應制的古典詩裏面，不得翻身了。

（十一）宋之問　字延清。虢州弘農人。詩的風格和詩的地位，和沈佺期相等。但之問的才氣似比佺期大些，之問的才力似乎還不致爲聲律所束縛，完全失卻表現的能力。試看他的詩：

「妾住越城南，離居不自堪。採花驚曙鳥，摘葉餧春蠶。懶結茱萸帶，愁安玳瑁簪。待君消瘦盡，日暮碧江潭。」（江南曲）

「浩渺浸雲根，煙嵐出遠村。鳥歸沙有跡，帆過浪無痕。望水知柔性，看山欲斷魂。縱情猶未已，回馬欲黃昏。」（江亭晚望）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渡漢江）

『臥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別路追孫楚，維舟弔屈平。可惜龍泉劍，流落在豐城。』（送杜審言）

獨孤及論沈、宋云：『漢魏之間，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經疏越大羹遺味之歎。沈詹事、宋考功始裁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寖遠，其利有過於古，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獨孤氏這種見解不是很對的。律詩的完成，我們固不能不歸功於沈宋。但從律詩的根本着想，這種嚴格的律詩，使作者的情感思想，不能充分地在詩裏面表現出來，又不能不歸罪於沈宋了。

（十二）張九齡　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做過宰相，其詩恰如其人之有大臣風度。他的感遇十二首，大有溫柔敦厚的詩經風味。此外比較情感化的詩，如：

『巫山與天近，煙景長青熒。此中楚王夢，夢得神女靈。神女去已久，雲雨空冥冥。唯有巴猿嘯，哀音不可聽。』（巫山高）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淸輝。』（賦得自君之出矣）

九齡的詩實在沒有什麽特殊的情調，不過薰染初唐那種穠麗的色彩很少而多一點古意罷了。

（十二）陳子昂　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他是初唐詩壇的第一個叛徒。九齡還只是私自地仿古，陳子昂則顯著的提倡復古，他指摘齊梁詩的『彩麗競繁，興寄都絕，』他要繼續五百年前的漢魏道統，他的詩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已經是古意很深了。但我們卻不能說陳子昂已經得到了復古的成功，尤其在詩歌裏面，子昂只不過向着復古的方向跑，實無値得誇張的成績。最多，我們說子昂是唐詩第二時期的先驅者罷。

末了，我們不要輕輕忘掉兩位詩人，一是劉希夷，一是張若虛。這兩位詩人的生平，已無多可考，僅傳下幾首詩。但就此幾首詩，便看出其偉大：

劉希夷的詩，例如：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好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落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台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娥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代悲白頭翁）

張若虛的詩，例如：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祇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裴回，應照離人妝鏡台。玉戶簾中卷不去，擣衣砧

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春江花月夜）

有這樣兩首詩，實在足以點綴唐詩第一時期的最後的光榮。此外還有許多作家如于季子，其詩：「北伐雖全趙，東歸不王秦，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詠項羽）蘇頲詩：「北風吹白雲，萬里渡河汾，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汾上驚秋）這些詩都是很可貴的。又如許敬宗、張說、張文琮、趙彥伯、李適、盧藏用、閻朝隱、郭元震，都是唐詩第一時期很值得研究的詩人。本書末列有小傳，這裏都從略了。

第四章　唐詩的第二時期

（自開元間至大歷初凡五十餘年）

我們細察第一時期的唐詩，變遷的趨向，有幾點實在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自沈約倡新韻律以來，第一時期的唐詩便是跟依此路進行。到了宋之問、沈佺期的詩更『回忌聲病』，『約句準篇』，越發靡麗了。這種靡麗詩風過量發展的結果，同時卻起一個很大的反動，便是張九齡、陳子昂的復古運動。張九齡還不過自造一種古雅的風格，竭力摹古；陳子昂則旗幟鮮明的高標漢魏，高標『正始之音』，慢慢地把初唐的靡麗詩風移轉過來了。第二，古詩在初唐雖然還是流行着，但初唐詩人的古詩實在遠比不上漢魏時代了，偶然有幾首好詩，如代悲白頭吟，春江花月夜，也完全不是漢魏詩的風格。尤其可注意的是，在許多初唐詩人中，他們作的古詩，往往不可讀，而他們的絕句或律詩，往往清新可喜。可說這種新體詩在唐詩的第一時期，便已有相當的成功了。

一方面由復古運動的力量，把初唐時代的靡麗詩風打破了；一方面新起來的新體詩，又已經走上成功的路，這樣一步一步下去，便造成唐詩第二時期的詩壇，卽所謂盛唐時期。

盛唐詩的意義是什麼呢？平常所謂盛唐，便是指唐詩的最盛時期，假如唐詩的全部脈絡，可以形成一根起伏線，那麼，盛唐便是這線的最高點。但盛唐何以盛？盛唐詩何以在唐詩裏面佔着特殊的位置？這問題不可不研究一番。我以爲盛唐詩的成功，有兩個原因：

就詩的體裁說：新體詩在初唐時代已經試驗成功，前已說過。話雖如此，我們只是承認新體詩是已經試驗成功的詩體，至於怎樣將這種詩體發揚光大，自非所望於初唐的詩人。我們拿初唐新體詩來與盛唐新體詩比較，便很易發現初唐新體詩的描寫，是如何的不活潑不自然！例如盛唐最負盛譽的新體詩，如李白的白帝下江陵：『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又如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是盛唐詩裏面轟動千古的作品，其特色亦不過在描寫的活潑與自然；要描寫的活潑與自然，必須有藝術上的熟練。初

唐是唐詩的第一時期，那還是新體詩的試驗時代，自然不會馬上能運用得很熟練很巧妙。到了盛唐，盛唐已入唐詩的第二時期，在這時期的詩人，已經得第一時期許多好詩作底子，駕輕就熟，作更進一步的發揚光大，自能有必然的發展，這是盛唐詩成功的第一原因。

就詩的表現方面說：在前面已說過，初唐的時代背景是太平天下。這種太平背景所產生的文學，是太平文學，太平文學因爲內容缺乏情感的生命，所以很少文學上的價值。盛唐所處的時代，恰與初唐相反。雖說開元中猶是歌舞昇平，這個時期是很短的，不久「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天寶以後，便成紛亂如麻的世界。這樣紛亂如麻的世界，在史學上是政治的黑暗時期，在文學上反是光明時期，平添許多給詩人可歎可悲可歌可泣的描寫資料。盛唐詩人的後半部作品，所以能引起我們的感慨哀傷，都是時代的背景使然。尤其是杜甫，我們很明顯的看得出來，假如沒有天寶以後紛亂時代的社會背景，杜甫的詩，絕不會有那樣偉大的成功，這是可以斷言的。所以說盛唐的時代背景，給與詩人在表現上最豐富的內容，這亦是盛唐詩成功的一原因。

從這兩個原因，我們明白盛唐詩的發達與成功，完全是時代使然，絕不是幾個大詩人，如李白、杜甫所造成的；不但不是李白、杜甫所造成的，亦不是一切盛唐詩人所造成的。反過來說：李白、杜甫以及其他盛唐詩人的詩的造詣，大半倒是由盛唐時代所造成的。往下我們根據這種時代的眼光，來研究李白、杜甫，及其他盛唐時代的詩人。

說到李、杜，誰亦不能否認他們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兩大權威，誰亦知道他們是中國二千年來詩壇的兩大柱石。但是他們怎樣造成這麼偉大的權威呢？有的說李白是復古派詩人，有的說杜甫是創新派詩人，有的說杜甫是『讀破萬卷書，』纔能『下筆如有神，』有的說李白詩的成功是由於『一生低首謝宣城，』我們總括那些批評，總不外三說：

（甲）天才說；

（乙）復古說；

（丙）崇新說。

說李杜的偉大是由於天才的結果，這自然不是圓滿的理論。李杜固然是有特殊的天

賦詩才，但是若全以天才來解釋李杜，而忽視環境與時代影響之力，那麼，我們能說李杜是以天才超越一切嗎？在文學史上有天才如李杜者實不乏其人，而成功卻往往遠不如李杜，即如韓愈、蘇軾的詩的造詣，實在不及李、杜，但我們卻絕對不能說這是李、杜的天才高出於韓、蘇。可見天才說之不能解釋李杜，這是很明顯底。若說李白的詩的成就是由於復古，而杜甫的詩的成就是由於崇新，這似乎是不錯了。至少也可以說這是有根據的言論了。李白自己說過：「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杜甫則如元稹詩云：「憐渠自道當時語，不傍心源着古人。」照這樣說，李白至多亦不過是追配古人，何以能成功他特殊的偉大？況且李白在實際上大做其七言詩，五言次之，四言則不但稀如鳳毛麟角，而且並沒有很好的。則李白此言，是否可靠，更是一個大問題。可見復古說亦是不能成立的。至於論杜甫的創新，是不容我們駁斥的，然而這只是片段的說明，而不是用理論來解釋李、杜詩的全部，亦不能使人滿意。老實說能，我們如其要明白李、杜何以在詩壇上造成偉大的權威，決不能架造空中樓閣的理論，必須站在「時代文學」的立場，纔能得着關於李、杜詩的正當解釋。所謂時代文學，

形成之條件，不外下列三項。

第一：在體裁上，必須有新的形式；

第二：在風格上，必須有新的格調；

第三：在描寫上，必須有新的內容。

盛唐之所以偉大，因其一方面接受南北兩朝文學合成的新詩格，一方面繼承初唐新體詩的發展，同時又得着時代背景所給與特殊豐富的描寫資料。現在更進一步說李白、杜甫之所以偉大，便是能爲盛唐詩壇的領袖。這便是說：李、杜詩的特色，是在有新的形式，有新的風格，有新的內容。這種形式，風格，內容，在李、杜的作品裏面，都顯示很大的成功。而李、杜的成功，恰好各人造成兩個不同的詩的傾向，往下分別介紹他們的作品。

（一）李白　字太白，隴西成紀人。少年生活，可由他的上韓荊州書：『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干於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看得出是帶有幾分俠氣。三十以後，曾在玄宗時代，有一段貴顯的生活。但往下便到處飄流。有時痛飲狂歌，有時求仙受道。他走

遍趙魏燕晉，涉邠岐，經洛陽，淮泗諸地，而入會稽。後來或流浪於河洛梁園，忽又僻居廬山。其後竟以犯罪長流夜郎。赦還之後，仍然繼續過他飄泊的生活，以至於死。葬於當塗之青山。時年六十二。飄泊本是詩人的生涯。李白漫遊天下，不僅擴大胸襟，亦且成就了其詩的偉大豪放！

李白有偉大的時代背景，有豐富的詩人生活，加上天才的高絕氣魄的磅礴，怎樣不成就詩的偉大呢？

說到李白的詩，沒有不稱道他的五七言歌行的。他的五言歌行如短歌行，關山月，妾命薄，月下酌酒，子夜歌，七言歌行如烏棲曲、烏夜啼、把酒問月、灞陵行一類的詩，都是很膾炙人口的。例如：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遲行跡，一一生

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長干行）

像這樣的詩自然不壞，但這種詩實在不足以表現太白的氣魄。而且太白的五言歌行，實不如他的七言長歌，往往有淋漓放肆的壯氣，例如：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斗恣歡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

我們讀太白詩，往往有「黃河之水天上來」之感，如「噫！吁！嚱！危乎！高哉！」，如「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如「剗卻君山好，平鋪江水流，巴陵無限酒，

醉殺洞庭秋，」這些詩都是全無邊際的突如其來，說到中間，忽五言忽七言，彷彿一個神遊病者要和人拼命一般令人嚇倒；又彷彿千軍萬馬奔來，有移山倒海之勢，如眞個要「我且爲君搥破黃鶴樓，君亦爲吾𨈈倒鸚鵡洲」令人驚絕！五七言古詩到唐本是已經死去的詩體了，但以李白的氣魄宏大，運用得如生龍活虎，所以還値得後人稱道。但李白詩的最大的成功卻實不在這種古體詩。單就古體詩講，漢魏六朝早已成功，李白的古詩雖好，卻亦未能超邁前人，所以杜甫評李白的古詩有：「淸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之語，可見李白的古詩是模擬，不是創造，已落第二義了。並且李白在許多歌行裏面，往往不免有說空話的習氣，亦是缺點。僅就古詩來論李白，李白實沒有全超脫漢魏的境界。然李白詩的最大成就，並不在此。他的最大成就，是在近體詩，尤其是絕句。我們最少總讀過：「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擧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靜夜思）這是何等眞摯何等自然！又如：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玉階怨）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自遣）

「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溼，不知心恨誰？」（怨情）

「淥水明秋日，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淥水曲）

「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情。」（青溪半夜聞笛）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勞勞亭）

李白的古詩，氣勝於情，應該說是抒氣詩，他的絕句詩，情勝於氣，纔算是抒情詩。如愛他的抒情詩，尤不可以不讀他的七絕：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穠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以上清平調）

「桂殿長愁不記春，黃金四屋起秋塵。夜懸明鏡青天上，獨照長門宮裏人。」（長門

怨）

「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震，匣裏金刀血未乾。」（從軍行）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從軍行）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聞笛）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送孟浩然之廣陵）

「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越中覽古）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陌上贈美人）

太白的七絕，幾乎首首都是很好的抒情詩。與其說太白是復古詩人，不如說太白是新體詩的聖手。王元美云：『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太白聖矣。』我們要改說：『五言絕，太白神矣；七言絕，太白聖矣！』王士禎云：『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卽唐三百年之樂府也。』又云：『七言絕句，少伯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王世懋云：『絕句之源出於樂府，……盛唐惟靑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藝圃擷餘）據此以觀，以新體絕詩推重李白，古人已先獲我心了。

（二）杜甫　字子美。本籍襄陽。徙居鞏。詩人杜審言之孫。陳後山詩話云：『黃魯直言：子美之詩法，由於審言，』此語雖不甚確，然子美之於詩，確屬淵源家學，七歲卽已能詩。貢舉不第。進三大禮賦，授京兆府兵曹參軍。經安祿山之亂，轉徙流離，幾死於難。肅宗卽位，拜爲左拾遺。後入蜀依嚴武。嚴武死，川中大亂，又攜家避至荊楚，死於耒陽。年五十九。

杜甫是有用世熱忱的人，很想建功立業。他在奉贈韋左丞詩裏說：「……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見很有心改造社會。無如用世之心愈切，卻無往而不失意。所謂「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此生任草木，垂老獨漂萍」可見老杜晚年的感慨生哀了。但是那種到處荊棘的環境，雖然磨折杜甫在政治上的生活，卻成就杜甫在文學上的造詣。我們憐他的身世，愈尊重他的作品。假如杜甫無那樣困苦艱辛的經歷，那麼，杜詩裏面那種描寫社會痛苦的最精采的詩，是不會有的。中國文人往往只有吟風弄月的生活，只有升官發財的生活，所以作品也只是些空頭大話。我們研究杜詩，正是要從這種特殊生活上，才看得出杜詩的偉大！

用時代文學的眼光，我們發現杜甫詩有兩方面的成功：

（一）有生活內容的悲劇敍事詩，

（二）有情感生命的新體律詩。

前者是杜詩的內容在表現上的新的成功，後者是杜詩的形體在創造運用上的新的成功。

這話怎講呢?嚴格講來,我們不能說杜詩裏面有多少敍事詩,但就具體的描寫社會痛苦一方面講,我們安他一個悲劇的敍事詩的名詞,亦無不妥。我們曉得古詩的形體,原是過去的舊物了,杜甫的古詩不過是借用這種便於敍事的古詩體裁,來抒寫新資料的社會生活。形體是舊的,內容是新的。所以我們說是有生活內容的悲劇敍事詩。這種詩在杜甫集裏是不少的,如垂老別,新婚別,石壕吏,哀江頭,無家別,新安吏等,都是很有名的作品,且舉一首兵車行爲例: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

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詞往往失其命題本意，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篇皆因時事，自出主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這便是說杜甫的古詩，只是用古樂府的體裁，寫新時代的生活，全脫古人的窠臼，自己創造新題。這不能不說是杜詩最大的成功。往後的詩人白居易、元稹，都是受杜甫古詩的影響很深的，但他們的描寫，都不及老杜深刻動人。王漁洋論古詩謂：「惟杜甫橫絕古今，同時大匠，無敢抗行，」實非過譽。

老杜的古詩還是用舊形體來表現新內容，至於他的新體詩，完全是用新形體來表現新內容，我們稱他這種詩爲有情感生命的新體詩。原來新體詩格律甚嚴，要想在這種格律極嚴的新體詩裏面，尤其是律詩，表現出活潑的情感，是極不容易的，雖沈（佺期）宋（之問）號稱律詩聖手，亦不過以鋪張工麗著名。獨至杜甫能夠將活躍的情感，無礙的注入嚴格的律詩裏面去，不但不現雕琢之迹，而且描寫得如天衣無縫，這纔令人拜服其藝術之神妙。例如：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若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登高）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春望）

律詩形式的完成，雖遠在初唐，然運用律詩的形式，而得着最大的收穫，便首推杜甫。李白雖亦做律詩，並且有很好的，如鳳凰臺上鳳凰遊實在難得的傑作；但就大體說，李白實不以律詩見長，這猶如杜甫之不能作絕句詩一樣。杜甫能够在十分板滯的律詩裏面，隨意抒發他那歌哭驚喜的感情，毫無束縛，這是別的詩人所不能的。但他卻不能運用形式比律詩更自由的絕句，這或許是天才的缺陷吧。在許多批評李杜的言論當中，有不少可笑的議論，只有

韓愈所說的「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和嚴羽說的「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沈鬱」還有些近似。但以我們的眼光窺測李杜，便只能認定李杜的偉大，是在對於新體詩形式與內容創造運用的成功，是在代表時代文學的兩大傾向；盛唐及以後的詩人，除少數外，都只是在李杜的範圍內求發展，都受李杜詩的支配，下文要詳細列出來。

在唐詩的第二時期中，如王昌齡、高適、岑參、王翰、王之渙等人，可認爲是隸屬李白一派。這並不是說他們都受過李白詩的影響和指導；他們都是各不相師的同時詩人，不過因爲受同一時代環境的影響，往往因作風的煊染，於是在詩歌上造成幾個相同的傾向：

（一）他們都長於作氣魄宏大抒寫英雄懷抱的長篇古風；

（二）他們都長於描寫邊塞風調悲壯的七言絕句詩；

（三）他們都長於描寫閨怨，閨情，宮怨。

就大體說來，我們可以稱這派詩人爲邊塞派。雖然他們所作宮怨一類的詩，不能歸納到邊塞詩裏去；但宮怨詩不是盛唐詩人所特創的詩，風不足以表現盛唐詩的特色。他們所

描寫最重要的對象和最大成功的作品，便是邊塞詩。很多的閨怨，閨情的描寫，就其意義講，還是邊塞詩的意義。

他們作邊塞詩的體裁，多半是用七絕。他們最大的成功也在此，因爲是用新的形體來表現新的內容。但有時描寫的內容太豐富，七絕只有二十八字，是不能容納的，便非用古詩的體裁不可。在這種用舊的古詩體裁裏面，因爲所表現的是新資料，還不失爲新時代的文學。我們讀過李白那些行路難一類波濤壯闊的詩，和杜甫描寫社會痛苦的長歌，完全是表現新時代的色彩情調。不過在盛唐裏面，像杜甫那般肆力表現社會痛苦的詩，很不容易找出來，而摹寫豪俠的詩，就是這些邊塞派詩人最擅長的作品。如高適的：

「漢家烟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旗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恆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

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燕歌行）

岑參的：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血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

李頎的：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雲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

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古從軍行）

岑參有句云：『早知逢世亂，少小謾讀書。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這種心理，大約足以代表當時大部分文人的心理。但既已著儒冠，亦就沒有辦法，於是一團豪壯之氣，只有洩之於詩，遂促成盛唐邊塞詩的發展。

人或以為只有李杜，便足以成盛唐詩的偉大，而忽視其他的詩人；我們千萬不要落入這樣的誤解：我們要認定新體詩在盛唐是最活躍的時期，又是最成功的時期；那麼，新體詩在盛唐能夠得到最大的成功，也端賴多數盛唐詩人的努力。尤其是這些邊塞派詩人，他們替詩壇開闢了一塊新的描寫的境界，完全衝破從前文藝的藩籬，用新的字眼語調，造成一種新氣象的作風，實在令人驚服他們創造力的偉大。例如王昌齡的詩：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從軍行）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王翰的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出塞)

「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涼州詞)

王之渙的詩:「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涼州詞)

高適的詩:「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祗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詞)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塞上聞笛)

岑參的詩：

「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祗今誰數貳師功。」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這些小詩在當代都是轟動一時的作品，如黃河遠上白雲間一詩，旗亭推爲絕唱。秦時明月漢時關一詩，李滄溟推爲唐詩壓卷。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詩尤爲後人所稱道。就中以王昌齡爲最負七絕詩譽，楊愼云：「龍標絕句，無一篇不佳，」蓋昌齡以七絕聖手，不僅擅邊塞詩的描寫，此外寫宮怨，如「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寫閨情，如「閨中少婦不曾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都是七絕中上品。單就新體詩的造詣說，王昌齡實在占有與李杜平行的地位，這是王士禎輩都說過的。

在這同一時期的唐詩人中，顯然另有一派詩人，他們不但不隸屬於李白們的邊塞派，

也與杜甫描寫社會詩格不同。可以說他們的詩與時代社會無關，他們都是些享樂自然，嘯傲山水的詩人。雖說國破家亡，到處紛亂，已經激動了許多詩人的慷慨與哀傷；但是這派吟風弄月的詩人，卻全不爲環境所動，仍舊享受自我主義的生活。這些詩人便是王維、孟浩然、儲光羲、丘爲、元結、崔國輔、賈至、常建輩。就這些詩人的詩的性質講，又可以取一個總名，叫做山水派詩人。

所以有這些山水派詩人的原故，一半是宦場失意，一半是他們愛閑散的生活。這派詩人最缺乏的，是偉大的氣魄和濃摯的情感，所以作品不能悲壯激昂。但是他們的詩才都是很好的。

王維是畫家而兼詩人。在王維詩中，常能表現一種畫意，不是別人所能企及。蘇軾云：「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可見王維的詩境，是由畫境造成的。例如：

「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終南山）

『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漢江臨汎）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山中送別）

王維原是仕宦中人，官至尚書右丞，中年以後，才過田園生活。他住在宋之問築的輞川別墅，山川佳勝，與道友終日嘯詠。在這種美生活的沈醉中，才完成其田園詩的偉大。王維長於五言詩，但七言也未嘗沒有好的，如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在當時最負佳譽，至被樂人譜爲陽關三疊。殷璠說：『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成珠，著壁成繪，』這是最合維詩的一種批評。

孟浩然的生活，比王維更放浪。他自因『不才明主棄』的一句詩忤犯玄宗以後，便無意於仕宦。李白贈孟浩然詩：『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這幾句詩最能表白孟浩然的性格和生活。其詩

一如其人。例如：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過故人莊）

「山暝聞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維揚憶舊遊。還將兩行淚，遙寄海西頭。」（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祇應守索寞，還掩故園扉。」（留別王維）

浩然才力與王維相匹，詩的風格與造詣均相似，故號稱王孟，論者至謂「李杜爲尤，能介乎其間而無愧者，浩然耳。」此語浩然實可當之而無愧。

儲光義亦是一位山水派詩人。他在一首田家雜興詩裏說：「衆人恥貧賤，相與尙膏腴；我情既浩蕩，所樂在畋漁。……所願在優游，州縣莫相呼。日與南山老，兀然傾一壺。」這顯然是陶潛式的生活。但儲光義並非毫無功名之念；徒以宦場失意，才伏處田園，故不如陶潛生

活的眞樸。其詩如：

『桑柘悠悠水蘸堤，晚風晴景不妨犂。高機猶織臥蠶子，下坂飢逢餉饁妻。杏色滿林羊酪熟，麥涼浮壠雉媒低。生時樂死皆由命，事在皇天志不迷。』（田家即事）

儲光羲的詩往往有幾句描寫很好，却難有全首好的。例如這首田家即事，前幾句寫田家生活如畫，末了却加上兩句淺薄的命定論的話却壞了。光羲的詩本來很好，但太模擬陶潛，首首詩都有個陶潛式的調子，這要說是光羲詩的不幸。其實，也不能單怪光羲，王維、孟浩然亦何嘗不模仿陶潛。沈德潛論唐人學陶詩云：『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閒遠，儲太祝得其眞樸，韋蘇州得其沖和，柳柳州得其峻潔，』於此可見唐朝的山水詩人，都模仿陶潛，所以永遠屈服於陶潛之下。盛唐中王維輩的山水詩的成功，遠比不上王昌齡輩的邊塞詩成功的偉大，便是這個緣故。

此外詩人的詩，如綦毋潛的過融上人蘭若：『山頭禪室掛僧衣，牕外無人溪鳥飛。黃昏半在下山路，卻聽鐘聲連翠微；』崔國輔的白紵詞：『洛陽梨花落如霰，河陽桃葉生復齊。坐

恐玉樓春欲盡，紅綿粉絮裛妝啼；」裴迪的宮槐陌：「門前宮槐陌，是向欹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常建的送宇文六「花映垂楊漢水清，微風林裏一枝輕。卽今江北還如此，愁殺江南離別情；」丘爲的左掖梨花：「冷艷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崔顥的王家少婦：「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矜年最少，復倚婿爲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閑來鬭百草，度日不成妝；」元結的欸乃曲：「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陽戍，津吏相呼問姓名；」賈至的泛洞庭「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這些作家，不能說是完全隸屬山水詩派，卻也常有很好的詩，但今不多說了。

第五章　唐詩的第三時期

（由大歷初至文宗太和九年凡七十餘年）

盛唐時期的詩人漸漸老死，盛唐的詩壇便不能支持了。這時又有一班新詩人起來，造成唐詩第三時期的詩壇，卽所謂中唐時期。這時期的詩壇更熱鬧，有名的詩人亦更多，派別亦更繁了。

這第三時期詩壇的時代背景實在是最紛亂。

盛唐時代還有開元朝的開明政治，自天寶亂後，國事卽不可收拾，到中唐時期，紛亂越利害了。在朝廷方面，繼續有朋黨之爭；在宮禁裏繼續有宦者之禍；國境之內，繼續有藩鎭之亂；國境之外，繼續有強寇之患，社會異常的不安寧，到處有戰爭，殺伐，紛亂。這樣紛亂的結果對於詩人便有兩種影響：第一是使詩人不能安居樂處。中國詩人本來只是安居於斗室之中，閉門吟詠，所以做不出好詩。這樣一來，使詩人不能安居，而經歷一種遊歷式的奔波生活。

這種生活，對於詩的創作，是很有益處的。在詩中許多行旅、餞別、贈答、懷古、登覽、傷感的傑作，都是由於這種生活所造成。第二是供給詩人以描寫的資料，尤其關於社會病態，醜惡的表現，最容易引起詩人的熱情。如白居易、元稹的詩，便是受社會的刺激形成的。

紛亂便是中唐詩的泉源，大約無可疑了。今再分析中唐詩的內容：

中唐詩的內容，顯分四派發展。一部分的作者在形體上，仍是接續王昌齡、李白的絕句詩的發展；但他們的描寫，卻並不着重於邊塞詩，而用於各方面普遍生活，如李益、劉禹錫、張繼、顧況、及大歷十才子的一部分是。一部分的作者，仍是繼承王維、孟浩然輩的山水詩的發展；但他們的描寫，卻不專用五律七律與古詩，而試用五絕七絕，如韋應物、柳宗元、李嘉祐、劉長卿諸人是。一部分的作者，承襲杜甫的作風，着重在表現社會的痛苦；但他們的描寫更通俗了，如白居易、元稹諸人是。還有一部分的作者，承襲李白的詩格，力求描寫的特殊，走入流於神奇險僻，如韓愈、李賀、孟郊諸人是。這四派的發展，可說都是唐詩的適應進化的創造與發展。

今先從李益一派以絕句擅場的詩人說起。

（一）李益　益少負詞場盛名，每作一篇，樂工輒以賄賂求之，唱爲供奉天子的歌辭。其受降城聞笛一詩，且施之圖畫。這位詩人雖備受當時推許，但一生異常困厄，李益的絕句雖已失卻盛唐悲壯的風格，但無損於他的絕句的好處。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江南曲）

「冰紋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從此無心愛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樓。」（寫情）

「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夜上受降城聞笛）

「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汴河曲）

李益的絕句比盛唐詩人的描寫更覺進步。他的七絕幾乎沒有一首不好。如他的宮怨：「似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描寫何等的深刻。又如聽曉角：「無限塞鴻飛不度，秋風

吹入小單于，」不言淒涼，而邊塞的淒涼如見。七絕的造詣到此，可算是最高的境界了。

（二）劉禹錫　禹錫詩的成功也在絕句，而且在七絕。他爲人很有傲氣，屢仕於朝，屢遭放逐，皆以作詩之故。嘗作金陵懷古詩，白居易、元稹與韋應物均爲之擱筆。因與白居易同時，號稱劉白。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石頭城）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烏衣巷）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楊柳枝詞）

劉禹錫的模仿民間歌謠的淮陰行、楊柳枝詞、竹枝詞、踏歌詞等，都是最好的作品，如：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竹枝詞）又

如：「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竹枝詞）

這都是很有趣的民間化的文藝，唐人詩本接近民衆，所以劉禹錫信筆寫來便成絕妙白話詩。

（三）顧況　這是一位詼諧的詩人，以詩語調謔，竟遭貶逐，嘯傲山林而老死。詩的才力和造詣似乎不及李益、劉禹錫。但在中唐詩壇裏，他的絕句不是沒有地位的。

「故園黃葉滿青苔，夢後城頭曉角哀。此夜斷腸人不見，起行殘月影徘徊。」（聽角思歸）

「五湖秋葉滿行船，八月靈槎欲上天。君向長安余適越，獨登秦嶺望秦川。」（送李秀才入京）

（四）張繼　張繼是一位不負盛名的詩人，但他的絕句卻往往有極工的。例如：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楓橋夜泊）

『綵樓歌館正融融，一騎星飛錦帳空。老盡名花春不管，年年啼鳥怨東風。』（金谷園）

（五）韓翃　韓翃負當代的詩譽，和李益相同。曾以詩受知於德宗，一篇一詠，皆爲朝野所珍。例如：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寒食）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千樹裏，秋河隔在數峯西。』（宿石邑山中）

韓翃詩有『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一時傳爲名句，但韓翃的律詩的造詣實不及絕句。

（六）盧綸　盧綸不以律詩見長，而絕句頗見才氣。他的五絕有塞下曲最好：

『鷲翎金僕姑，燕尾繡蝥弧。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稜中。』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在缺乏邊塞詩的中唐，這自是很可貴的。盧綸的七絕，亦有很好的，如：

『自拈裙帶結同心，暖處偏知香氣深。愛捉狂夫問閒事，不知歌舞用黃金。』（古艷詩）

（七）錢起等　錢起、李端、司空曙、皇甫曾、郎士元，都是大歷十才子中人。他們對於律詩方面，都是很負氣力的，但都無甚成就。四庫提要云：『大歷以還，詩格初變，開寶渾厚之氣漸遠漸漓，風調相高，稍趨浮響，升降之關，十子實爲之職志。』按大歷十才子在盛唐中唐之間，實繼承盛唐詩風的轉鈕，關係實在很大；不過他們的氣魄小，才力微，雖有浮響的趨勢，但對於中唐詩風實在沒有多大的影響。

這一派的詩人略如上述。往下講韋應物一派以山水詩擅長的詩人。

（八）韋應物　要明白他的生活與嗜好，最好讀他的遊西山詩：『時事方擾擾，幽賞獨悠悠。弄泉朝涉澗，采石夜歸州。揮翰題蒼峭，下馬歷嵌丘。所愛惟山水，到此即淹留。』應物的政治生活無可述。他的詩歌，全屬遊山玩水的作品。相傳他有一種潔癖，所至焚香掃地而

坐，僅有顧況、劉長卿、僧皎然得與之酬唱。其詩亦如其人，閑淡簡遠，人比之陶潛。詩如：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采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寄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寄全椒山中道士）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秋夜寄丘員外）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滁州西澗）

「紫閣西邊第幾峯，茅齋夜雪虎行蹤。遙看黛色知何處，欲出山門尋暮鐘。」（答東林道士）

韋應物無論用古詩，用律詩，用絕句，來描寫山水田園，都有很好的成功。他雖不是畫家，但「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何異一幅畫圖？

（九）柳宗元　宗元與韋應物齊名，號稱韋柳。宗元是負一代盛譽的古文家，他的山水遊記最佳妙，其詩亦如其文的雋永多趣。其詩如：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江雪）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漁翁）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有人說：柳宗元詩學謝靈運，這是皮相的批評。實則宗元受陶潛的影響很深，而不落其窠臼，故能保其獨立的作風。

（十）李嘉祐　嘉祐是大歷十才子之一，論者謂其詩麗婉，有齊梁風。他的五律和七絕都好，例如：

「傲吏身閑笑五侯，西江取竹起高樓。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閑眠對水鷗。」（寄王舍人竹樓）

「詩思禪心共竹閑，任他流水向人間。手持如意高窗裏，斜日沿江千萬山。」（題道

虔上人竹房）

李嘉祐用七絕描寫山水，而得幽閑之趣，是值得讚美的。

（十一）劉長卿　長卿在當代詩名藉甚，權德輿謂爲五言長城。皇甫湜亦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其見重當時，有若此者。長卿雖爲仕宦中人，但他功名之念很輕，嘗感歎「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州。久被浮名繫，能無愧海鷗？」（松江獨宿）在他的一首偶然作裏說：「野寺長依止，田家或往還，老農開古地，夕鳥入寒山。書劍身同廢，煙霞吏共閑。豈能將白髮，扶杖出人間？」因爲長卿的生活性情，最富於山水田園之趣，所以他的山水田園詩，也造詣特深。

「孤雲將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洲山，時人已知處。」（送方外上人）

「荒涼野店絕，迢遞人煙遠。蒼蒼古木中，多是隋家苑。」（答崔載華問）

「空洲夕煙斂，望月秋江裏。歷歷沙上人，月中孤渡水。」（江中對月）

「搖落暮天迥，青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

正欲絕，何處擣寒衣。」（餘干旅舍）

『汀洲無浪復無煙，楚客相思益渺然。漢口夕陽斜度鳥，洞庭秋水遠連天。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戍臨江夜泊船。賈誼上書憂漢室，長沙謫去古今憐！』（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元中丞）

高仲武評長卿云：『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鍊飾，十首以上，語意稍同，於落句尤甚，此其短也。然「春風吳草綠，古木剡山深，明日滄州路，歸雲不可尋；」又「沙鷗驚小吏，明月上高枝；」又「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截長補短，蓋玉徽之類歟?』長卿詩的造詣，工力深而才氣不發揚。因爲工力深，故不免鍊飾過度而流於纖麗；因爲才氣不發揚，故語氣常枯窘。

由上面兩派詩人的作品，可知這時期的詩歌，較第二時期的詩歌，有幾點的進步。第一，前時期王昌齡王翰輩七絕的成功，是在邊塞詩；這時期李益劉禹錫輩七絕的成功，是在普遍的資料，描寫的範圍是擴張了。第二，前時期王維孟浩然輩田園詩的成功，是在五律方面；這時期韋應物柳宗元輩田園詩的成功，無論用絕句或律句，用五言或七言來描寫，結果都

是圓滿的，的形體的範圍是擴張了。第三，前時期的七言律，就成功的一方面講，只有杜甫；這時期的七言律詩，便特別的發展，如李嘉祐劉長卿等的律詩，都有驚人的成功，這都是很顯明的新進展。

新體詩的形體與描寫發展到這時期，似已走到絕路，無可再進。似只有回到復古與模擬的路上去了，恰好這時又有一班新詩人起來，將漸趨暮氣的中唐詩壇，轉到新的趨向去，造成詩壇的兩新派。這兩派的創造者，一是白居易，一是韓愈。

前面那些詩人，都可算是貴族詩人，作品絕不是代表中唐紛亂時代的文學。雖然他們偶或對於社會國家，有幾句傷心詩，但只是名士們說說風涼話罷了。眞正可以說是時代文學，能代表當時社會背景的，便只有白居易一派的詩。以下分別研究。

（十二）白居易　白居易詩的最大成功，簡單說起來，便是一方面掃除中唐詩漸趨典雅的風格，而用白話做詩。一方面又打破中唐詩吟風弄月的描寫，而以社會痛苦的題材作爲資料。如重賦、傷宅、傷友、婦人苦、賣炭翁、母別子、新豐折臂翁，都是白居易試用白話描寫

社會悲劇的成功作品。又如和春深詩：「何處春深好，春深貧賤家。荒涼三徑草，冷落四鄰花。奴困歸傭力，妻愁出賃車。途窮平路險，舉足劇褒斜。」這種描寫是很容易動人悲憤的。白居易的描寫社會疾苦，往往纏綿悱惻，說到後面越令人傷心，如婦人苦的「妾身重同穴，君意輕偕老；」母別子的「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于汝；」傷宅的「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寒食野望吟的「冥寞重泉哭不聞，瀟瀟暮雨人歸去，」都覺沈痛之極。又如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服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上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這首詩和新豐折臂翁描寫得一般沉痛。杜甫以後，到白居易才有這種描寫。白居易自己評他這種詩：「意激而言質，」是實在話。不過，居易詩亦有一種小缺點，卻有愛發議論，減掉餘

事詩客觀的動人力。例如傷宅詩，說到「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已到最高點，接着他卻說一段勸告議論的話來結束，以不違風人之旨，便壞了。但這亦無損於他的偉大，他那種大魄力的描寫，如長恨歌，琵琶行，都是有永遠價值的長篇傑作，所謂「大珠小珠落玉盤」可算是居易詩最確切的批評。

（十三）元稹　稹與白居易同時，酬唱之作極多，作風亦頗相似，時人號稱元白。他的長慶集序云：「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可想見其流傳之廣。稹的詩亦有氣魄很大的，如連昌宮辭，洪容齋語便說牠的價值在白居易長恨歌之上。但由表現社會的痛苦方面看，元稹實不及白居易的成功。如他的旱災自咎貽七縣宰：「臣稹苟有罪，胡不災我身；胡爲旱一州，禍此千萬人，」用這種官僚態度來描寫平民痛苦，怎能深刻入微？他雖偶然有幾句沈痛語，如「……送夫之婦又行哭，哭聲送死非送行。夫遠征，遠征不必戍長城，出門便不知死生！」（夫遠征）但是這樣作品是很少的。他大部分的詩，都是追求享樂，如

會眞詩三十韻『……因遊李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頻聚，朱脣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鬆鬆。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這是何等的妖豔！晚唐詩的纖麗，元稹已爲先驅。這就是元白不同之點。和元白詩的風格接近的，尚有楊巨源、李紳、殷堯藩，都有相當的成就與地位。

同時和元白的詩風，全然相反，捨棄一切平庸的描寫，而造成特異的傳奇作風的，便是韓愈，李賀、孟郊、賈島、盧仝、劉義一派。

（十四）韓愈　韓愈是文章家而兼詩人。他的文章主復古；他的詩歌則主創新。葉燮云：『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端。』無論我們贊許或反對韓愈的詩，其創新的事實，是不能否認的。其詩如石鼓歌、此日足可惜、寄盧仝、醉留東野、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都是排空而來，氣魄沈雄，不可嚮邇。且舉兩首

汴州亂爲例: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健兒爭誇殺留後,連屋累棟燒成灰。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

韓愈的詩都是忽然說起,如天外飛來,在短篇裏彷彿有許多話要說,卻又說不盡,忽然地收束。在長篇裏,胡說亂道,越說越多,卻越有話說。甌北詩話云:『昌黎本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奇險見長』藝概云『昌黎詩往往以醜爲美。』平心而論,『雄厚博大』與『以醜爲美,』韓愈的詩實兼而有之。

(十五)李賀　這是一位很奇僻的詩人。雖是唐宗室,但家道中落了。他一生坎坷不遇,年僅二十七歲。才人命薄,在唐詩人中要算他最堪悲憫了。他有南園詩:『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掛玉弓。不見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秋風。』最足以表現他的生活。他的詩沒

有一首不顯示特殊風格：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臙脂凝夜紫。半捲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爲君死。」（雁門太守行）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春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將進酒）

「長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詼諧取自容。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南園）

李賀詩無論用一個小小的字眼，或是全篇的結構，一切都很離奇，全不像其他的詩人，亦不是韓愈那樣的奇僻。他的作風，固然不能說是纖巧，不能說是曼豔；亦不能說是悲壯，不能說是雄渾，不能說是典雅。總之，一切從前美麗的評語，曾經用來贊美詩人的，沒有一個評語適宜於李賀。無以名之，乃稱爲「鬼才。」傳說李賀每天騎驢出遊，從一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大約李賀以特殊的性靈與情感，不因襲古人，而直接與自然相契合，由苦吟以

得之，是以造成一種獨立的、創造的、新作風。

（十六）孟郊　是韓愈最賞識的詩人，與賈島並稱，但後人皆以爲賈不及孟。一齋詩話和峴傭說詩，都這樣說。其詩中描寫寒苦最工，有詩『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非備嘗寒苦生活者，實不能道。他的白話小詩也有很好的：

『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爲誰死。』（怨詩）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古別離）

『望夫石，夫不來兮江水碧。行人悠悠朝與莫，千年萬年色如故。』（望夫石）

孟郊的這種小詩，清新可讀，已經不是韓愈李賀那樣的奇僻了。

（十七）賈島　韓愈詩有云：『孟郊死葬北邙山，從此風雲得暫閑。天恐文章渾斷絕，更生賈島着人間，』可見賈島詩的被人重視。島詩大都苦而吟成，嘗作『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自謂『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這可見其苦吟之深。賈島的好詩，例如：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題李凝幽居）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尋隱者不遇）

（十八）盧仝　盧仝亦是韓愈極賞識的人，但他的好詩很少，除一味怪僻以外，如喜逢鄭三遊山：『相逢之處花茸茸，石壁攢峯千萬重。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絕句原屬很平易的，這倒變成僻峭奇險了。他的代表作有月蝕詩，與馬異結交詩，有所思，及樓上女兒曲等篇。比較近於平易的，如：

『飢拾松花渴飲泉，偶從山後到山前，陽坡軟草厚如織，困與鹿麛相伴眠。』（山中）

隸屬於第三時期的詩人，尚有張仲素、皇甫冉、戎昱、李涉、劉方平、冷朝陽、嚴維、姚合、劉義等，都是負有名氣的作家，今不細說了。

第六章 唐詩的第四時期

(開成初至天佑三年，凡八十餘年)

唐詩經盛唐、中唐長時期的盡量發展，到白居易，乃一變爲通俗的作風。韓愈又一變爲奇險。到第四時期的唐詩壇便全爲唯美主義所支配。技巧和工麗，乃成晚唐詩人的信條。葉燮云「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之論，晚唐不辭；若以衰颯爲貶，晚唐不受也。……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妍豔，其品華美貴重，略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豔晚香之韻，可不爲美乎？」這實在是很難得的精闢見解。我們至少應該承認技巧與工麗，是晚唐詩的最大進步。

在未敍述這時期的詩歌之先，應該提及兩個對於晚唐詩關係最深的詩人，便是張籍和王建。他倆雖是中唐詩人，實啓晚唐的詩風。我們都知道張籍和韓愈是朋友，但張籍的作風，卻全無韓愈一派的怪僻，又非白居易一派的通俗，他是以樂府詩著名的。他的樂府卻並

不是古意，而是一種新聲。姚合贈張籍云「絕妙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寫新語於古風，是籍詩的特色，如節婦吟：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在張籍的新體詩裏面，更有一種活潑氣象，如春別曲、春堤曲、宮詞等，沒有了高曠的意境，卻更加嫵媚，更加有情韻。王建是以宮詞得名的，這種他的詩格已失卻中唐詩的情調，顯是晚唐詩風的開端。例如：

「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巷閉門居。掃眉才子如今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寄蜀中薛濤校書）

這已不是李益、劉禹錫等的詩風，而是晚唐杜牧李商隱等的先驅。原來韓愈和白居易的特殊奇僻和淺易的詩格，已將中唐詩送到絕境，所以他們一派的詩都是及身而衰。同時代的張籍、王建，卽已矯正奇僻和淺易的詩風。到晚唐便進一步，而采用極端的唯美主義了。

晚唐詩最值得讚美的，是七言絕詩。王世懋藝圃擷餘云：「晚唐詩萎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在卑視晚唐詩者的言論中，居然贊許晚唐的七絕，可見晚唐七絕是怎樣的成功了。

杜牧和李商隱是晚唐七絕的兩位最大作家。

杜牧對於詩崇尚李杜，而謂元白為「纖豔不逞。」其實杜牧詩雖擬於杜甫，然其冶蕩實甚於元白，如張好好詩及遣懷詩中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元白還沒有這樣風流的詩。杜牧的行動亦很不自檢束，大約他作詩的成功，或者就是由於此。例如：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寄揚州韓綽判官）

「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春）

李商隱的七絕，都是注重於「技巧」與「工麗」方面。例如：

「非關宋玉有微辭，卻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有感）

「爲有雲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爲有）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幾，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北齊）

商隱不僅以七絕勝，律詩造詣亦深。這是杜牧不及商隱之處。但他的律詩往往因修飾過度，失掉自然的美，甚至變成晦澀難懂。如錦瑟詩：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元好問評云：「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語雖刻薄，要亦寫實。王安石謂李商隱

爲得老杜藩籬唯一的詩人；（蔡寬夫詩話引）許彥周則稱其近體詩：「字字鍛鍊，用事婉約；」（彥周詩話）葉燮云：「李商隱七絕寄託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原詩）雖然這種議論，未免過分，然李商隱在不能不算是晚唐第一大詩人。

詩名略次於李商隱的晚唐詩人，有司空圖、皮日休、韓偓、張祜、許渾、李羣玉、陸龜蒙、羅隱、李頻、溫庭筠、韋莊等。

司空圖學詩於張籍，其七絕頗自負。皮日休的詩無甚特色。韓偓的詩頗好。如「雨後碧苔院，霜來紅葉樓。閑堦上斜日，鸚鵡伴人愁，」（效崔國輔體）清韻可誦。四庫全書提要稱其「詩雖局於風氣，渾厚不及前人，而忠憤之氣，時時溢於語外。性情既摯，風骨自遒，慷慨激昂，迴異當時靡靡之音。」張祜詩以「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最負盛名。祜的好詩很多，如金殿樂、戎渾、莫愁樂、蘇小小歌等都是。今再舉一首長門怨作例：「日映宮牆柳色寒，笙歌遙指碧雲端。珠鉛滴盡無心語，强把花枝冷笑看。」許渾七絕有極佳者，如謝亭送別「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這樣的傑作，不僅在他集中絕少，在晚唐亦屬稀罕。他的七律亦佳。李羣玉為人放曠風流，其詩亦然，如湘妃廟、贈妓人、宿巫山廟、戲贈魏十四、都是很曼豔的，其黃陵廟云：「小姑洲北浦雲邊，二女容華自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風迴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鵑。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凝黛隔湘川。」陸龜蒙亦以七絕勝，其冬柳詩云：「柳汀斜對野人窗，零落衰條傍曉江。正是霜風飄斷處，寒鷗驚起一雙雙。」頗具幽逸之致，為晚唐諸詩人所不及。羅隱詩以諷刺為主，其七絕如題新榜云：「黃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頗有悲壯之氣。李頻亦以七絕勝，如吳門別主人：「早晚更看吳苑月，小齋長憶落西窗。不知明夜誰家見，應照離人隔楚江。」溫庭筠詩名與李商隱同，但他的詩實遠不如李商隱。這時詞已興起，大家都向這種新文體努力去了。如溫庭筠韋莊便是盡力於填詞而很成功的。到晚唐時，唐詩發展到極處，亦就是發展到絕處。稍有才氣的文人，便轉向詞的方面，去求新創造新發展了。

唐滅亡時，新體詩發展力已盡，亦跟隨滅亡了。

第七章　唐代婦女的詩

唐朝君主竭力獎勵詩人，並以詩賦試進士，於是造成唐代貴族詩人的發達。因爲唐代的新體詩能夠入樂，歌伎能唱，因此秦樓楚館，笙歌作樂，莫非當時的詩人名篇。而一般詩人爲適應這種情形起見乃易其古典的詩而爲淺近的詩。一般伶人妓女因能了解歌詩內容和接近詩人之故，自然很易學作淺易的詩。這種風氣，漸向民間發展，於是平民都薰染這種風氣，而能作詩。甚至於僧侶道士，販夫走卒，都能作詩了。因此，唐詩已經不是貴族詩人的專利品，漸從上層階級發展到下層階級去了。

我們讀過上面那些詩人的詩，往往覺得總是古典氣太重，貴族氣太重，他們雖力求通俗化，但總不能完全自然，不能表現最強烈的平民意識，不能表現最活躍的女性心理。李白、王昌齡、張籍的閨情宮怨，無論怎樣寫得眞切活躍，總不如眞正平民婦女們的作品，能夠使人讀了有更眞摯而深刻的感動。這因爲作者自己心裏發出的實感，是貴族詩人所沒有的。

在本章裏，專門敍述唐代婦女所作的詩。爲便利起見，分作四類。

一、宮人的詩；
二、閨人的詩；
三、詩人的詩；
四、妓女的詩。

一、宮人的詩　在唐宮裏，武韋二后都很嗜好文學，而提倡文學亦最力。但她們的詩，往往是他人代作，並非自製，故無足述。江妃因失寵，貶入冷宮，有一首極哀傷的謝賜珍珠詩：

『桂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汚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這樣的宮怨詩，在宮人裏，頗屬不少。全唐詩話載：『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自宮人。有兵士於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帥上之朝，明皇以詩徧示六宮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謂曰：「吾與汝結今生緣。」邊人感

泣！」僖宗宮人亦有一首同樣的詩：『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總不開！』（金鎖詩）

此外最足以表現宮怨的便是紅葉題詩。關於紅葉題詩，唐宮人裏有三段有趣的故事：

『天寶末，洛苑宮娥題詩梧葉，（其詩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隨御溝流出。顧況見之，亦題詩葉上，汎於波中。後十餘日，於葉上又得詩一首。後聞於朝，遂得遣出。』

『貞元中，進士賈全虛於御溝得一花葉，上有詩句。（其詩云：「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悲想其人，徘徊溝上，爲街吏所獲。金吾奏其事。德宗詢之，知爲鳳兒所作。因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遂以妻之。』

『盧偓應舉時，偶臨御溝，得一紅葉，上有絕句，置於巾箱。（其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及出宮人，偓得韓氏，覩紅葉，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郎君得之。』（以上舉例悉見全唐詩）

這幾首詩的內容和背景，大致相同，可見她們感受同樣的哀傷。不過既入宮門，必須藉製征衣和紅葉題詩，始能將哀怨傳出，其餘不能傳到外面而湮沒的詩，更不知多少了。

二、閨人的詩　閨人的詩以閨怨爲多。昔時婦女，不以玩弄文墨爲美事。必至積哀聚怨，情不能自已，始宣洩出來。例如薛韞的贈故人：

「昔別容如玉，今來鬢若絲。淚痕應共見，腸斷阿誰知。」

陳玉蘭的寄夫：

「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描寫閨怨最特別的是崔氏的述懷，樸實而有情趣：

「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少年時。」

崔氏女鶯鶯，工詩，其贈張生數詩云：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答張生）

「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嬾下牀。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卻羞郎。」（寄詩）

「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告絕詩）

前者曼豔，後者淒絕。同時，又有張窈窕與劉媛，雖非宮娥，善作宮怨。窈窕的寄故人：

「淡淡春風花落時，不堪愁望更相思。無金可買長門賦，有恨空吟團扇詩。」

劉媛的長門怨：

「學畫蛾眉獨出羣，當時人道便承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門。」

唐代婦女的詩，最大缺點在無高曠的境界，易流於淺俗。然偶有不犯此病的，例如湘驛女子題玉泉溪詩云：

「紅葉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三、詩人的詩

在許多唐代婦女作者中，能夠樹立獨特作風，而被稱爲詩人的，只有魚玄機和薛濤。

魚玄機初爲李億妾，以色衰愛弛，流爲女冠，故其詩多愁怨。所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是何等的哀怨。詩如：

「翠色連荒岸，煙姿入遠樓。影鋪秋水面，花落釣人頭。根老藏魚窟，枝低繫客舟。蕭蕭風雨夜，驚夢復添愁。」（江邊柳）

「大江橫抱武昌斜，鸚鵡洲前戶萬家。畫舸春眠朝未足，夢爲蝴蝶也尋花。」（江行）

「無限荷香染暑衣，阮郎何處弄船歸。自慚不及鴛鴦侶，猶得雙雙近釣磯。」（聞李端公垂釣回寄贈）

魚玄機：

在唐代女詩人中，魚玄機的境遇是最堪悲憫的。她的詩僅一卷，但沒有一首不可讀的。但是，單就詩的成就說，魚玄機還不及薛濤。

薛濤以良家子淪爲歌妓，受知於當道，出入幕府，歷事十一鎭。晚年居浣花溪畔，著女冠服，製松花小箋，以應酬唱。她的生活，可以說是藝術化。她的詩的造詣，不在內容的完成，而在技巧的熟練。只有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是描寫邊疆生活之苦，在薛濤詩中頗具特殊的風味：

「聞道邊城苦，今來到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

「黠虜猶違命，烽煙直北愁。卻教嚴譴妾，不敢向松州。」

薛濤與當代名人文士酬唱極多，尤其是劉賓客、白居易、元稹等，大約薛濤很受他們的影響，其作風完全成詩人的作風。如：

「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言千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送友人）

「公子翩翩說校書，玉弓金勒紫綃裾。玄成莫便驕名譽，文采風流定不如。」（贈段校書）

雖然薛濤的詩表現技巧的成功，但失卻一般妓女們作詩那種爽直的表情，不能不說是薛濤詩的一種大損失。

四、妓女的詩　妓女詩的特色，是在有最豐富的情感，而很爽直地表現出來，要怎樣說便怎樣說，絕不曲折轉灣，如六朝時代的歌謠一樣。例如越州妓劉采春的囉嗊曲：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那年離別日，只道住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

在唐人詩裏面，實在不容易找着這樣直爽的情詩。如徐州妓關盼盼，空守燕子樓十餘年，終於殉情而死；但她的詩已經沒有那般爽快的表情了：

「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已十年。」（燕子樓）

有武昌妓者，亦能詩，其續韋蟾句云：

「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

信口道出，宛若天然，亦唐妓詩中的佳者。此外如襄陽妓、太原妓、平康妓、蓮花妓、徐月英、常浩、王福娘均有詩名。雖她們留傳的詩，不頂值得稱讚；但我們想像得到，在唐代妓女中，一定還有不少的好詩失傳了，這是很可惜的。

第八章 附錄

一 唐代詩人小傳

唐詩作家二千餘人，其生平行事可考者不多。本書根據全唐詩，著錄重要作家六百數十人，載其姓氏爵里，以備檢閱。

陳叔達 字子聰，陳宣帝之第十六子。少有才華，十餘歲侍宴賦詩十韻，援筆立就。在陳封義陽王。入隋爲絳郡通守。歸唐授丞相府主簿，進黃門侍郎，並納言，封江國公。貞觀中拜禮部尚書。集十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袁朗 雍州長安人。在陳釋褐祕書郎，爲江總所重。勤學好屬文，嘗製千字詩。後主召入禁中，使爲月賦，染翰立成。遷太子洗馬。仕隋爲儀曹郎。入唐授齊王文學，轉給事中。貞觀初年卒。集十四卷，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魏徵　字玄成。魏州曲城人。生於周大象二年。少落魄，有大志。初爲太子洗馬。太宗卽位，拜諫議大夫祕書監晉檢校侍中，封鄭國公，贈司空。卒於貞觀十七年。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褚亮　字希明。杭州錢塘人。博覽，工屬文。太宗爲秦王時，以亮爲王府文學。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于志寧　字仲謐，高陵人。隋末有名；從太宗，爲天策府從事中郎，兼文學館學士；加散騎常侍，爲太子詹事，數有規諫；高宗朝，拜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集四十卷，全唐詩錄存一首。

令狐德棻　宜州華原人。高祖入關，引直記室，轉起居舍人，遷祕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奉詔撰藝文類聚，並修周史。貞觀中累官禮部侍郎國子祭酒兼崇賢館學士。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岑文本　字景仁。鄧州人。博綜經史，善屬文。貞觀初，除祕書郎，晉中書侍郎。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史論多出其手。史成，封江陵縣子，後拜中書令。集六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褚遂良　字登善，亮子。博涉文史，尤工隸書。貞觀中，起居郎，召令侍書，遷諫議大夫，累官黃門侍郎，晉中書令；永徽初，出爲同州刺史，徵拜吏部尙書，進尙書右僕射；以諫立武昭儀貶卒。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劉孝孫　荆州人。弱冠知名，與虞世南等，登臨山水，結爲文會。武德初歷虞州錄事參軍，補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遷太子洗馬。撰古今詩苑四十卷。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楊師道　字景猷。華陰人。隋宗室也。淸警有才思。入唐封安德郡公。貞觀中，拜侍中，遷中書令。師道善草隸，工詩，每有吟詠，如宿構者。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許敬宗　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初爲李密記室。入唐爲著作郎。高宗時，擢禮部尙書，歷侍中中書令。集八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十七首。

李義府　瀛州饒陽人。太宗時爲監察御史，高宗嗣位，遷中書舍人，以贊立武昭儀，擢中書侍郎，晉中書令。後以罪長流嶲州。其文翰頗見稱於時。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虞世南　字伯施。餘姚人。好學精思，文章婉縟，見稱於徐陵。在隋官祕書郎。入唐爲秦府

記室參軍。太宗卽位，歷弘文館學士祕書監，爲一代名臣。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王績　字無功，絳州龍門人。隋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嗜酒不任事，尋還鄉里。唐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後棄官歸東皐著書，號東皐子。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鄭世翼　滎陽人。弱冠有盛名。武德中歷萬年丞，揚州錄事參軍。貞觀中，坐怨謗，流嶲州。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孔紹安　越州山陰人。少誦古文集數十萬言，外兄虞世南歎異之。與詞人孫萬壽篤忘年好，時人稱爲孫孔。隋末爲監察御史。歸唐拜內史舍人，恩禮甚厚。有文集五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王宏　濟南人。與太宗同學。及帝卽位，訪之，竟隱去。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文收　貝州人。善音律。貞觀初，授協律郎。咸寧中遷太子率更令。撰新樂書十二卷。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陳子良　吳人。在隋時，爲楊素記室。入唐，官右衞率府長史。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三首。

庾抱　潤州江寧人。隋元德太子學士。高祖初起，隱太子引爲隴西公府記室，文檄皆出其手。轉太子舍人。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馬周　字賓王，淸河茌平人。以中郎將常何薦，授監察御史，累遷中書令。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歐陽詢　字信本，潭州臨湘人。博貫經史。工書。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卽位，官給事中。武德中，預撰藝文類聚。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閻立本　雍州萬年人。顯慶中累官將作大匠，代兄立德爲工部尙書總章。初遷右相，後改中書令。立本善圖畫，工於寫眞，十八學士圖及凌煙閣功臣圖，皆其手筆。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文琮　貝州人。高宗相文懽之弟。好自寫書，筆不釋手。貞觀中，爲侍書御史，遷亳州刺

史。永徽中，拜戶部侍郎，出爲建州刺史。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上官儀　字游韶。陝州陝人。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高宗卽位，爲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人多效之。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盧照鄰　字昇之。范陽人。初任鄧王府典籤。調新都尉。染風疾去官，後不勝其苦，自投潁水死，年四十。有集二十卷，又幽憂子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李百藥　字重規。定州安平人。七歲能屬文。隋時襲父德林爵，爲太子通事舍人。入唐，太宗拜爲中書舍人，授太子右庶子。百藥工詩，尤長五言。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劉禕之　字希美。常州晉陵人。少以文藻知名。上元中爲左史弘文館直學士。則天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垂拱中賜死。集七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元萬頃　洛陽人。後魏景穆皇帝之裔。起家通事舍人。因從李勣征高麗，作檄文失體，坐流嶺外。遇赦還爲北門學士。則天時遷鳳閣侍郎，坐與徐敬業兄弟友善，貶死。全唐詩錄存詩

四首。

任希古　字敬臣。棣州人。舉孝廉，虞世南器之。永徽初，與郭正一、崔融等同爲薛元超所薦，終太子舍人。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薛眘惑　善投壺，百發百中，時推爲絕藝。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狄仁傑　字懷英，并州太原人。舉明經，武后時，歷官侍御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爲河北道元帥，還授內史卒。睿宗時，退封梁國公。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韋承慶　字延休。鄭州陽武人。舉進士，官太子司議。累遷鳳閣侍郎。神龍初，坐附張易之流嶺表。起爲祕書少監授黃門侍郎，未幾卒。集六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崔日用　滑州臨昌人。進士。宗楚客薦擢新豐尉，驟遷兵部侍郎。預討韋庶人謀。開元中，拜吏部尚書。終并州大都督長史。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宗楚客　字子敖。蒲州河東人。則天從父姊之子。累官夏官侍郎。武三思引爲兵部尚書，

同知政事，拜中書令。後伏誅。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蘇瓌　字昌容。京兆武功人。弱冠舉進士。初授豫王府錄事參軍。累遷揚州大都督長史。入爲尚書右丞。再遷戶部尚書。加侍中。充西京留守。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睿宗立，轉左僕射。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張九齡　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擢進士。調校書郎。遷左拾遺。累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爲李林甫所忮，貶荊州長史。九齡風度醞藉。惟文史自娛。有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楊炯　華陰人。幼聰敏博學，善屬文。年十一，舉神童。授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武后時，遷盈川令，卒於官。張說稱其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有盈川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宋之問　一名少連，字延清。虢州弘農人。弱冠知名。初與楊炯分直內教。附武三思，累官考功員外郎。選修文館學士。轉越州長史。睿宗卽位，徙欽州，尋賜死。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三

卷。

崔湜　字澄瀾。定州人。擢進士第。累轉左補闕。附武三思、上官昭容，驟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太平公主謀，玄宗立，賜死。全唐詩錄存詩三十八首。

崔液　字潤甫。湜之弟。擢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液工五言詩。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二首。

王勃　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未冠應舉及第，授朝散郎。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後補虢州參軍，坐事除名。父福畤，坐貶交趾令。勃往省，渡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八。有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李嶠　字巨山。趙州贊皇人。弱冠擢進士第。武后時，官鳳閣舍人，每有大手筆，特命嶠爲之。景龍中，以特進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立，貶死。集五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五卷。

杜審言　字必簡。襄陽人。善五言詩。工書翰。擢進士第。累官膳部員外郎。坐交張易之，流絳州。尋入爲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有文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董思恭　蘇州吳人。高宗時，官中書舍人。初爲右史，後知考功。坐事流死嶺表。所著篇詠，爲時所重。全唐詩錄存詩十九首。

劉允濟　洛州鞏人。少與王勃齊名。舉本州進士，累除著作佐郎。累官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貶。後爲修文館學士。有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姚崇　初名元崇，又名元之。陝州人。武后時，拜夏官侍郎。睿宗立，進中書令，以言事貶。玄宗朝拜兵部尙書，知政事。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宋璟　邢州南和人。登進士第。則天高其才，神龍初，拜黃門侍郎。玄宗時，拜尙書，兼侍中。後以右丞相致仕。璟耿介有大節，爲一朝名相。屢被貶黜，不改其操。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蘇味道　趙州欒城人。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人謂之蘇李。弱冠擢進士第。武后時居相位。神龍初，坐張易之黨貶。還爲益州長史卒。集十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郭震　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少有大志，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不矜細

行。武后奇其才，擢用。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間，病卒。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王無競　字仲烈，東萊人。氣豪縱舉，下筆成章。初授縣尉，累遷殿中御史。神龍初，出爲蘇州司馬。後坐交張易之等，再貶嶺南。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賈曾　河南洛陽人。以孝聞。明皇在東宮，盛擇宮寮，以曾爲太子舍人。拜諫議大夫。開元中復拜中書，掌制誥。與蘇晉同職，時號蘇賈。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崔融　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補宮門丞，遷崇文館學士。長安中，授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坐附張易之兄弟，貶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融爲文，華婉典麗。文集六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閻朝隱　字友倩，趙州欒城人。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號事中。聖曆中，坐附張易之，徙嶺外。景龍時，還爲著作郎。後貶通州別駕。全唐詩錄存詩十三首。

韋元旦　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爲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後復晉用，終中書舍人。全唐詩錄存詩十首。

李適　字子至。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調猗氏尉。武后時，遷戶部員外郎，兼修書學士。景龍初，擢修文館學士。睿宗朝，終工部侍郎。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劉憲　字元度，宋州寧陵人。弱冠擢進士第。累遷左臺監察御史。貶渼水令，召爲鳳閣舍人。神龍初，自吏部侍郎，出刺渝州，尋入爲修文館學士，歷太子詹事，卒。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長孫正隱　高宗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周思鈞　貝州漳南人。與兄北門學士思茂，俱早知名。武后時爲太子文學，貶揚州司倉參軍，終中書舍人。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蘇頲　字廷碩，瓌之子。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玄宗愛其文，進紫微侍郎，知政事。襲爵許國公。與燕國公張說稱望略等，世稱燕許。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徐晶　官魯郡錄事。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張敬忠　開元中爲平盧節度使。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史俊　官巴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徐彥伯　名洪，以字行。兗州瑕丘人。七歲能爲文，與韋暠李亘稱爲河東三絕。屢遷給事中。由宗正卿出爲齊州刺史，擢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卒。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駱賓王　義烏人。七歲能屬文，尤妙於五言詩。初爲道王府屬。武后時，左遷臨海丞，怏怏棄官去。徐敬業舉兵，署爲府屬。兵敗亡命，不知所終。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武三思　則天兄子，累官右衛將軍。則天革命，封梁王。中宗復位，拜司空。爲節愍太子所誅。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張易之　定州人。則天臨朝，與弟昌宗俱入侍禁中。爲奉宸令。引詞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爲奉宸供奉。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爲之代作。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張昌宗　易之弟。初爲雲麾將軍。佞者奏昌宗是王子晉後身，詞人皆賦詩以美之。則天

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書成，加司僕卿，改春官侍郎。後爲張柬之等所誅。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薛曜　元超子，以文學知名，尙城陽公主。聖曆中，官正諫大夫。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于季子　咸亨中登進士第。則天時司封員外。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喬知之　同州馮翊人。與弟侃、備並以文詞知名，知之尤稱俊才。則天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爲武承嗣所害。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劉希夷　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才華，落魄不拘常格，後爲人所害。其詩初不爲人所重，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時所稱賞。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陳子昂　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擢進士第。武后朝，爲麟臺正字。遷右拾遺。解官歸鄉里，縣令因事收繫獄中，憂憤死。年四十三。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張說　字道濟，一字說之，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授左補闕。睿宗立，拜中書侍郎。開元初，進中書令，封燕國公，召拜兵部尙書知政事。後爲集賢院學士，尙書左丞相，卒。

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五卷。

張均　說之長子。開元中，歷官大理卿。受祿山僞命爲中書令。肅宗立，免死，長流合浦。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韋嗣立　字延構。鄭州人。第進士。則天時拜鳳閣侍郎。神龍中爲修文館大學士。中宗封爲逍遙公。睿宗時爲中書令。開元中，謫岳州別駕，遷辰州刺史卒。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崔日知　字子駿。日用從父兄也。爲洛州司馬，累遷京兆尹，爲御史李如璧所劾，左遷歙縣丞，後爲太常卿。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魏知古　深州人。有才名。弱冠舉進士。長安中，歷鳳閣舍人。神龍初，擢吏部侍郎。睿宗即位，召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開元初改紫微令，終工部尙書。宋璟嘗稱其兼有叔向與子產之長。集七卷。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李乂　字尙眞。趙州房子人。第進士。累官修文館學士。睿宗朝進吏部侍郎，封中山郡公。開元初除刑部尙書，卒年六十八。兄弟俱以文章見稱，有李氏花萼集。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盧藏用　字子潛。幽州范陽人。舉進士，不調，隱居終南。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歷中書舍人，黃門侍郎，修文館學士。以附太平公主，流驩州。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岑羲　字伯華。文本之孫。第進士。則天時爲天官員外郞。中宗朝同中書門下三品。景雲初，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坐預太平公主謀，伏誅。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薛稷　字嗣通。汾陰人。擢進士第。景龍中，昭文館學士。睿宗立，拜中書侍郞，參知機務。歷太子少保，以翊贊功，封晉國公。工書畫。全唐詩錄存詩十四首。

馬懷素　字惟白。潤州丹徒人。擢進士第。長安中，爲監察御史，守正不阿。開元初，拜戶部侍郞，昭文館學士。全唐詩錄存詩十二首。

吳少微　新安人。舉進士，累至晉陽尉。中興初，以韋嗣立薦，拜右臺御史。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王適　幽州人。則天時敕吏部糊名考選人判，以求才俊，適入第二等。官至雍州司功參軍。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齊澣　字洗心，定州義豐人。聖曆中制科登第，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終平陽太守。嘗與修四庫羣書。杜暹表爲侍郎，時稱高選。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沈佺期　字雲卿。相州內黃人。擢進士第。累官考功郎給事中。坐交張易之，流驩州。神龍中，召見拜起居郎，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趙冬曦　定州人。擢第。歷左拾遺。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時與刺史張說數賦詩相倡和。後召還復官，累遷中書舍人內拱奉，終國子祭酒。全唐詩錄存詩十九首。

尹懋　河間人。爲張說岳州從事官補闕。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王琚　懷州河內人。神龍初，爲駙馬王同皎所器。預謀刺武三思。進戶部尙書，眷委特異，參預大政，時號內宰相。後以讒見疎，卒爲李林甫所構，貶死。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楊重玄　開元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循之　洛陽人。與弟仲之並以學業著名。則天時，上書忤旨，被誅。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張柬之　字孟將。襄陽人。涉獵經史，尤好三禮。舉進士，賢良對策第一。授監察御史。聖曆

中爲鳳閣舍人。長安中遷鳳閣侍郎知政事。中宗卽位，以功擢天官尙書，封漢陽王，遷中書令。爲武三思所構，貶死。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袁恕己　滄州東光人。預誅二張。以功封中書侍郎，進中書令，封南陽郡王。後貶死環州。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盧僎　吏部尙書從愿之從父也。自聞喜尉入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十四首。

東方虯　則天時爲左史。嘗云百年後，可與西門豹作對。陳子昂寄東方左史修竹篇書，稱其孤桐篇骨氣端翔，音韻頓挫，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玆。今失傳。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張紘　久視中登第。官監察御史。後自左拾遺貶許州司戶。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宋務光　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擧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考最進殿中右臺御史。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郭利貞　神龍中爲吏部員外，賦上元詩，與蘇味道、崔液並爲絕唱。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元希聲　河南人。七歲善屬文。舉進士，累官司禮博士。景龍初，進吏部侍郎。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洪子輿　睿宗時，官侍御史。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吳兢　汴州浚儀人。博通經史。魏元忠深器之。薦其直史館，神龍中遷右補闕，與韋承慶、崔融等撰則天實錄。開元中歷修文館學士，居史職殆三十年。卒年八十餘。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武平一　名甄，以字行。博學通春秋。初隱嵩山修道，不聞政事。中宗召爲起居舍人。景龍二年，遷考功員外郎。明皇初，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旣謫名亦不衰。開元末卒。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趙彥昭　字奐然。甘州張掖人。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調南部尉。中宗時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睿宗立，出爲宋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遷刑部吏書，封耿國公。尋貶江州別駕卒。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蕭至忠　少爲畿尉，以淸謹稱。神龍初，累遷中書侍郎，兼中書令。睿宗立，出爲晉州刺史，先天二年，復爲中書令。後坐附太平公主，伏誅。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李迥秀　字茂之。涇陽人。初爲相州參軍，長安中同平章事。中宗朝，終兵部尙書。卒贈侍中。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韋安石　京兆萬年人。舉明經。久視中，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數辱二張、三思。復相中宗，不附太平公主。睿宗時，爲姜皎所構，貶卒。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李恆　進士第，官安陽令。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鄭愔　字文靖。滄州人。年十七進士擢第。武后時，張易之兄弟薦爲殿中侍御史。易之敗，貶宣州司戶。既而附武三思，累遷吏部侍郎。後預譙王重福謀被誅。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源乾曜　相州臨漳人。舉進士。景雲開元間，歷官諫議大夫，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戶部侍郎，尙書左丞，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後拜尙書左丞相，終太子少傅。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徐堅　字元固。湖州人。武后時及第。預修三教珠英。遷司封員外郎。開元中爲集賢院學

士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李元紘　字大綱。京兆萬年人。初爲雍州司戶。開元中，擢京兆尹，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家無儲積。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裴漼　絳州聞喜人。累官監察御史。三遷中書舍人。開元中，拜吏部侍郎，轉黃門侍郎。漼長於敷奏，得張說薦，擢吏部尚書太子賓客。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蕭嵩　梁宣宗孫。開元初，擢中書舍人。後以兵部尚書節度河西，以破吐蕃功，入爲中書令，終太子太師。年八十餘。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韋述　京兆人。家有書二千卷，兒時記覽皆徧，舉進士。累官集賢院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後陷賊，流渝州卒。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胡皓　開元中人。張孝嵩出塞，皓與張九齡、韓休、崔沔、王翰、賀知章撰送行詩，號朝英集。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李適之　一名昌。恆山王承乾之孫。開元中累官通州刺史，擢秦州都督，轉陝州刺史，入

爲河南尹。拜御史大夫。歷刑部尚書。天寶元年，爲左相李林甫所構，貶宜春太守。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李泌　字長源。京兆人。七歲知爲文。明皇召令供奉東宮。肅宗卽位，拜銀青光祿大夫。代宗朝，召爲翰林學士。德宗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封鄴縣侯。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張謂　景龍中，登進士第。仕爲陳王掾。後貶山荏丞。全唐詩錄存詩十二首。

劉庭琦　開元時人，終雅州司戶。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韓休　京兆長安人。舉賢良。累官禮部侍郎。開元二十一年，拜黃門侍郎，與蕭嵩同秉政，休敷陳治道，多鯁直。帝重之，終太子少師。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許景先　義興人。舉進士，授夏陽尉。神龍初，拜左拾遺，擢中書舍人。以文翰見稱。開元中，以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卒侍中。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王丘　字仲山，相州安陽人。舉制科中第。開元初，累官吏部侍郎。終禮部尚書。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蘇晉　數歲能屬文，舉大禮科上第。累遷中書舍人。開元中，爲吏部侍郎。終太子左庶子。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張嘉貞　蒲州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則天召見，與語大悅，擢監察御史。開元中，拜中書令，累封河東侯。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盧從愿　字子龔。相州臨漳人。累官中書舍人。開元末，以吏部尙書致仕。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袁暉　以魏知古薦，爲左補闕。開元中，馬懷素請校正羣籍，暉自邢州司戶參軍預焉。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王光庭　與張說善。說贈詩云：『同居洛陽陌』蓋亦洛陽人也。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席豫　字建侯。襄陽人，徙家河南。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考功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天寶初，遷禮部尙書。玄宗稱豫詩云：『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賀知章　字季眞。會稽永興人。少以文詞知名。擢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開元中官太常少

卿，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改授工部侍郎俄遷祕書監。知章晚年甚放誕，自號四明狂客。年八十六。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包融　潤州人。開元初，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皆有名，號吳中四士。張九齡引爲懷州司馬，遷集賢直學士，大理司直。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宋鼎　明皇時爲襄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丁仙芝　曲阿人。登開元進士第，爲餘杭尉。全唐詩錄存詩十四首。

蔡希寂　曲阿人。渭南尉。（一云濟南人，官至金部郎中。）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張潮　曲阿人，大曆中處士。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張暈　曲阿人。開元進士，爲蕭穎士同年生。官校書郎。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周瑀　曲阿人。官吏部常選。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殷遙　句容人。天寶間忠王府曹參軍。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沈如筠　句容人。橫陽主簿。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孫處玄　江寧人。則天時官左拾遺。以論事不合歸里。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徐延壽　江寧人。開元間處士。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樊晃　句容人。硤石主簿。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李憕　太原文水人。開元初爲咸陽尉。遷監察御史。歷給事中，河南少尹。天寶間累官尚書右丞，京兆尹，光祿卿，東都留守，禮部尚書。安祿山陷長安，遇害。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李邕　字泰和。廣陵江都人。長安中，拜左拾遺。開元初，歷殿中侍御史。後爲北海太守，李林甫傳以罪，杖殺之。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求其文者，饋遺至鉅萬。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王灣　洛陽人。開元初爲滎陽主簿。馬懷素請校正羣籍，召學涉之士，分部譔次，灣在選中。終洛陽尉。灣詞翰早著，其「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當時稱最。全唐詩錄存詩十首。

王泠然　開元五年登第。官校書郎。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張子容　先天二年擢進士第，爲樂城尉。與孟浩然友善。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張旭　蘇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醉後號呼狂走乃下筆。世呼爲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時以李白歌，裴旻劍舞，及旭之草書，爲三絕。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賀朝　越州人，官止山陰尉。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萬齊融　越州人，官崑山令。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張若虛　揚州人。兗州兵曹與賀知章、張旭、包融號吳中四士。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薛業　天寶間處士。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孫逖　河南人。開元中三擅甲科，累官刑部侍郎，終太子詹事。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崔國輔　吳郡人。官許昌令，遷禮部員外郎，後貶晉陵郡司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崔珪　貝丘人。開元中官太子詹事。與兄中書舍人琳，弟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楊浚　官校書郎。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劉晏　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累官至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事罷相，諸使如故。在職十餘年，權勢之重，隣於宰相。後爲楊炎誣構死。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李昂　開元中考功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寇坦　開元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李林甫　高祖從父弟之孫。玄宗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進兵部尚書。素寡學術，其題尺皆郭愼微、苑咸代爲之。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楊炎　字公南，鳳翔人。初爲河西節度掌書記；嗣與常袞並掌綸誥；德宗卽位，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俄貶崖州司馬；卒至賜死。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元載　字公輔，岐山人。嗜學，好屬文。肅宗朝，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俄遷戶部侍郎度支使幷諸道轉運使。以附李輔國，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曆中，以賄敗伏誅。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宋昱　天寶中爲中書舍人。後爲亂兵所殺。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盧象　字緯卿。汶水人。累官膳部員外郎。受祿山僞署，貶永州司戶，起爲主客員外郎。道病卒。集十二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盧鴻一　字浩然，范陽人，徙家洛陽，隱於嵩山。開元中，以諫議大夫召，固辭，乃聽還山。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徐安貞　龍邱人。三登甲科，官至中書侍郎。全唐詩錄存詩十一首。

崔翹　融之子。歷官禮部侍郎。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吳鞏　少微子。官中書舍人。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裴士淹　開元末爲郎官。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陶峴　陶潛之裔。家崑山，不仕。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王維　字摩詰。河東人。進士擢第。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維爲賊所得。賊平，責授太子中允，累轉尙書右丞。維性好遊，得宋之問輞川別墅，山水絕勝，與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

詩，嘯詠終日。晚年篤於奉佛，長齋禪誦以終。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王縉　字夏卿。維之弟。累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以附元載貶。後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裴迪　關中人，爲尙書省郞，終蜀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二十九首。

崔興宗　初與王維裴迪俱居終南，後官右補闕。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邱爲　蘇州嘉興人。累官太子右庶子致仕，卒年九十六。全唐詩錄存詩十三首。

趙驊　字雲卿，鄧州穰人，官至祕書少監。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崔顥　汴州人，開元十一年登進士第。有俊才。累官司勳員外郞。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祖詠　洛陽人，登開元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李頎　東川人，官新鄉尉。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綦毋潛　字季通，荊南人。登開元中進士第。爲集賢待制，終著作郞。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儲光羲　兗州人。登開元中進士第。歷監察御史。祿山亂後，坐陷賊貶官。集七十卷。全唐

詩錄存詩四卷。

王昌齡　字少伯，京兆人登開元中進士第，補祕書郎，遷江寧丞。後貶龍標尉以終。其詩緒密而思清，與高適、王之渙齊名，時謂王江寧，又稱王龍標。集六卷。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常建　開元中進士第。大曆中爲盱眙尉。其詩似初發通莊，卻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淪於一尉，士論悲之。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杜頠　開元十五年同王昌齡登第。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李嶷　開元十五年進士第官左武衛錄事。殷璠稱其詩鮮潔有規矩。其少年行三首，詞雖不多，翩翩然俠氣在目。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蔣維翰　登開元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萬楚　登開元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王諲　官右補闕。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陶翰　潤州人，擢宏詞科。官禮部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孟浩然　襄陽人。少隱鹿門山。張九齡鎭荆州，署爲從事。開元末，疽發背卒。論者謂浩然能介乎李、杜之間而無媿。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李白　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賀知章奇其才，薦於明皇。詔供奉翰林。不爲親近所容，賜金放還。永王璘舉兵，辟爲僚佐。兵敗，坐長流夜郎。會赦歸。依族人當塗令陽冰。卒年六十四。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十五卷。

顏眞卿　字淸臣。長安人。累遷侍御史，爲平原太守。以討賊功，加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授憲部尙書，改尙書右丞。封魯國公。進刑部尙書。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奏遣眞卿往諭，拘脅累歲，不屈而死。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李華　字遐叔，贊皇人。擢宏詞科，累官司封員外郎。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蕭穎士　字茂叔。開元中對策第一。補祕書正字。召爲集賢校理。後客死汝南。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崔曙　宋州人。登開元二十六年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王翰　字子羽。晉陽人。登進士第。爲祕書正字。擢通事舍人。後貶道州司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孟雲卿　河南人。第進士。爲校書郎。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張巡　蒲州河東人。天寶中爲眞源令。起兵討賊，後守睢陽，城陷遇害。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賀蘭進明　至德中爲嶺南經略使。肅宗時累官至嶺南節度使。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閭邱曉　官濠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謂　字正言，河南人。登進士第。爲尙書郎。官至禮部侍郎。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岑參　南陽人。文本之後。登進士第。累官右補闕。出爲虢州刺史。復入爲太子中允。出刺嘉州。終於蜀。集八卷。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劉長卿　字文房。河間人。至德中爲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爲轉運使判官，知淮南鄂岳轉運留後。後貶潘州。終隨州刺史。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五卷。

沈宇　官太子洗馬。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張鼎　官司勳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薛奇童　官大理司直。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楊諫　永樂丞。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張萬頃　開寶間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孟彥深　字士源，登天寶二年進士第，爲武昌令。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劉灣　字靈源。西蜀人。天寶進士。祿山之亂，以侍御史居衡陽，與元結相友善。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沈頌　官無錫尉。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梁鍠　官執戟，天寶中人。全唐詩錄存詩十五首。

趙良器　官兵部員外。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杜儼　官新安丞。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黃鱗　官金部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郭向　官太子尉。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郭良　官金部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王喬　官安定太守。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徐九皐　官河陰尉。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閻寬　官醴泉尉。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李收　官右武衞錄事。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屈同仙　官千牛兵曹。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豆盧復　前崇玄生。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荊冬倩　校書郎。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朱斌　處士，白日依山盡一絕最著名。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梁德裕　四門助教。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鄭紹　官武進尉。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常非月　官河西尉。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芮挺章　國子進士。天寶三年，編國秀集。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樓穎　天寶中進士，作國秀集序。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李康成　天寶中與李杜同時。其赴使江東，劉長卿有詩送之。嘗撰玉臺後集，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以下二百九十八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爲十卷。自載其詩八篇。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楊賁　天寶三年登第。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包佶　字幼正。天寶六年進士。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起爲汴東兩稅使。遷刑部侍郎。改祕書監。封丹陽郡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包何　字幼嗣。潤州延陵人。融之子。官起居舍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高適　字達夫。渤海蓨人。舉有道科。爲封邱尉。去遊河右。哥舒翰表掌書記。擢諫議大夫，

節度淮南李輔國謂之出爲蜀彭二州刺史。進成都尹，召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集二卷。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王之渙　幷州人。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李紓　字仲舒。天寶末，拜祕書省校書郎。大曆初，爲左補闕，累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嘗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全唐詩錄存樂章十三首。

杜甫　字子美。其先襄陽人。天寶初，獻三大禮賦，授京兆府兵曹參軍。祿山陷京師，甫奔赴行在，拜左拾遺。其後棄官居同谷縣。嚴武鎮成都，甫往依之，奏爲檢校工部員外郎。武卒，蜀亂，攜家避荊楚，卒於耒陽。集六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九卷。

閻防　官長沙司戶。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薛據　河中寶鼎人。官尙書水部郎中。全唐詩錄存詩十二首。

蘇源明　字弱夫，武功人。天寶中登第，累遷國子司業；肅宗朝，終祕書少監。與杜甫、鄭虔善。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鄭虔　滎陽人。初爲協律郞。明皇愛其才，特置廣文館，授爲博士。以陷安祿山，貶台州司戶參軍。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畢曜　官監察御史。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韋濟　嗣立之子。對詔第一，擢醴泉令，累遷尙書左丞。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蘇渙　擢第。官侍御史。後從哥舒晃亂伏誅。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劉眘虛　江東人，官夏縣令。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崔惠童　博州人，尙明皇晉國公主。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崔敏童　惠童之弟。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蔣洌　第進士。官至尙書左丞。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蔣渙　洌之弟。爲給事中。終禮部尙書。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沈千運　吳興人。家於汝北。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王季友　河南人。豫章太守李勉，引爲賓客。全唐詩錄存詩十一首。

于逖　開元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張彪　潁洛間人。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趙徵明　天水人。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元季川　元結弟。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任華　李杜同時人。初爲桂州刺史參佐，嘗與庾中丞書云：華本野人，常思漁釣，尋當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其亦狂狷之流歟。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魏萬　居王屋山。上元初登第。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崔宗之　名成輔，以字行。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歷左司郎中，侍御史，謫官金陵。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嚴武　字季鷹，華州人，挺之之子。累官劍南節度使，轉黃門侍郎，再爲成都尹，封鄭國公。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韋迢　京兆人。爲都官郎。歷嶺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郭受　大曆間爲衡陽判官。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韋應物　京兆長安人。少以三衞郎事明皇。大曆中自鄠令除櫟陽令。遷比部員外郞，出刺滁州，調江州，改左司郎中，復出爲蘇州刺史。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卷。

李嘉祐　字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擢第。授祕書正字。謫鄱江令。大曆中，爲袁州刺史。與嚴維、劉長卿、冷朝陽諸人友善。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皇甫曾　字孝常冉母弟也。天寶十二載進士。歷侍御史。坐貶舒州司馬。陽翟令。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皇甫冉　曾之兄。字茂政。潤州丹陽人。舉進士第一。授無錫尉。累遷右補闕。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鄒紹先　爲河南判官。全唐詩錄詩存二卷。

李穆　劉長卿壻。全唐詩錄詩存二卷。

賈至　字幼鄰。洛陽人。擢明經第，爲單父尉，拜起居舍人，知制誥。貶岳州司馬。召除尙書

左丞。遷京兆尹。右散騎常侍。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錢起　字仲文。吳興人。登進士第。官校書郎。終尙書考功郎中。大曆中與韓翃、李端輩號十才子。詩格新奇，理致淸贍。集十三卷。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元結　字次山。河南人。少不羈。十七始折節向學。上時議三篇。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代宗立，拜道州刺史，進容管經略使。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張繼　字懿孫。襄州人。登天寶進士第。大曆末。檢校祠部員外郎。分掌財賦於洪州。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韓翃　字君平。南陽人。登天寶十三載進士第。以詩受知德宗，除駕部郎中，知制誥，擢中書舍人。翃爲詩興致繁富，一篇一詠，朝野珍之。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獨孤及　字至之。洛陽人。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代宗召爲左拾遺，俄改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以治課加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卒。集三十卷。全

唐詩錄存詩二卷

郎士元　字君胄。中山人。天寶間擢進士第。寶應初，補渭南尉。歷右拾遺。出爲郢州刺史。時語云：前有沈、宋，後有錢、郎。集二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劉方平　河南人，不仕。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姚係　崇之曾孫。爲門下典儀。全唐詩錄存詩十首。

常袞　京兆人。天寶進士。大曆初，累官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後出爲福建觀察使。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褚朝陽　天寶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柳中庸　名淡，以字行。仕爲洪府戶曹。全唐詩錄存詩十三首。

秦系　字公緒。會稽人。避亂不仕。建中初，客泉州，年八十餘卒。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鄭錫　登進士第。爲禮部員外。全唐詩錄存詩十首。

嚴維　字正文，山陰人。擢辭藻宏麗科。調諸暨尉。終祕書省校書郎。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顧況　字逋翁。海鹽人。至德進士。爲韓滉節度判官。遷著作郎。後隱茅山以終。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耿湋　字洪源。河東人。登進士第。官右拾遺。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戎昱　荊南人。登進士第。爲辰虔二州刺史。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竇叔向　字遺直。京兆人。代宗時爲左拾遺。集七卷。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竇常　字中行。登進士第。官水部員外郎。出刺朗州。入爲國子祭酒。集十八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十六首。

竇牟　字貽周。舉進士第。累官國子司業。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十一首。

竇羣　字丹列。以處士客於毘陵。韋夏卿薦爲左拾遺。累官容管經略使。全唐詩錄存詩二十三首。

竇庠　字胄卿。釋褐授國子主簿。歷登、澤、信、婺四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二十一首。

竇鞏　字友封。登進士第。拜侍御史。遷刑部郎中。從元稹鎮武昌。歸京師卒。全唐詩錄存

詩三十九首。

姚倫　官揚州大都督府參軍。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楊郇伯　與竇常同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陳潤　大曆間人。坊州鄜城縣令。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杜誦　大曆間人。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朱長文　大曆間江南人。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戴叔倫　字幼公，金壇人。官至容管經畧使。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于良史　官徐、泗、濠節度使從事。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張衆甫　字子初。淸河人。官監察御史，爲淮寧軍從事。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王武陵　字晦伯，太原人。官尙書郎。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盧綸　字允言。河中蒲人。舉進士不第。元載薦補閿鄉尉。累遷檢校戶部郎中。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五卷。

章八元　桐廬人。登進士第。官句容主簿。詩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張莒　長山人。登進士第。官吏部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王表　登大曆進士第。官至祕書少監。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李益　字君虞。姑臧人。登進士第。累官右散騎常侍。以禮部尚書致仕。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李端　字正己。趙郡人。登進士第。授校書郎。後官杭州司馬。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暢當　河東人。登進士第。爲太常博士。終果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陸贄　字敬輿。嘉興人。中博學宏詞。復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貞元間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延齡構之，貶忠州別駕。召還卒，贈兵部尚書。集二十七卷。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張昔　大曆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元友直　結之子，大曆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季略　大曆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裴達　大曆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常沂　與陸贄同時。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濛　與陸贄同時。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周存　與陸贄同時。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黎逢　大曆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楊憑　字虛受。弘農人。擢進士第。累拜京兆尹。貶臨賀尉。以太子詹事卒。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楊凝　字懋功。憑之弟。由協律郎遷侍御史。終兵部郎中。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楊凌　字恭履。憑之弟。官終侍御史。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司空曙　字文明。廣平人。登進士第。官終虞部郎中。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崔峒　博陵人。登進士第。爲拾遺集賢學士。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王烈　大曆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衞象　江南人。官侍御。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奚賈　富春人。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張南史　字季直。幽州人。以試參軍避亂居揚州卒。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王建　字仲初。潁川人。初爲渭南尉，歷祕書丞侍御史。出爲陝州司馬。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六卷。

吉中孚　鄱陽人。登宏詞科，歷官戶部侍郎。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劉商　字子夏。彭城人。登進士第。官至禮部郎中。汴州觀察判官。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陳翃　字載陽。閩縣人。登進士第。官戶部郎中。知制誥。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劉復　登進士第。官水部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十六首。

冷朝陽　金陵人。登進士第。爲薛嵩從事。全唐詩錄存詩十一首。

朱灣　字巨川。西蜀人。爲李勉永平從事。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邱丹　嘉興人。諸暨令。歷尚書郎。全唐詩錄存詩十一首。

鮑防　字子愼。襄陽人。進士第。累官工部尙書。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呂渭　字君載。河中人。第進士。爲浙西支使。累遷禮部侍郎。出爲潭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張志和　字子同。金華人。舉明經。待詔翰林。後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叟。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李約　字存博。官兵部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十首。

于鵠　隱居漢陽，嘗爲諸府從事。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柳彬　登大曆進士。

陳存　大曆貞元間人。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鄭常　肅代間人。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鄭審　官袁州刺史。遷祕書監。出爲江陵少尹。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劉迥　字陽卿。知幾子。爲吉州刺史。終諫議大夫給事中。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李深　字士達。兵部郎中。衢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李幼卿　字長夫。隴西人。大曆中，以右庶子領滁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崔元翰　名鵬。以字行。博陵人。擢進士第一。官禮部員外。知制誥。終比部郎中。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張登　南陽人。漳州刺史。集六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韋渠牟　京兆萬年人。初爲道士。後爲僧。韓滉表試校書郎。累遷諫議大夫。終太常卿。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十一首。

竇參　字時中。岐州人。以門蔭累官中丞。後貶郴州別駕。賜死。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韋皐　字城武。京兆人。累官左金吾衞將軍。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封南康郡王。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李夷簡　字易之。登進士第。累遷侍御史。元和時，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全唐詩錄存詩

一首。

崔子向　貞元間爲檢校監察御史。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朱放　字長通。襄州人。隱於剡溪。召爲拾遺不赴。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武元衡　字伯蒼。河南緱氏人。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元和中，進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爲劍南節度使。徵還秉政。爲盜所害。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李吉甫　字弘憲。以父栖筠蔭補倉曹參軍。歷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元和二年，同平章事。後爲淮南節度。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鄭絪　字文明。滎陽人。初爲張延賞掌書記。累遷中書舍人。憲宗朝，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太子少傅致仕。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柳公綽　字寬，京兆華原人。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太和中，終兵部尙書。性耿介，有大臣節；爲文不尙浮靡。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張正一　官左補闕。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崔備　建中進士第，爲西川節度判官，終工部郎中。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顏粲　登建中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徐敞　建中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張聿　建中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李觀　字元賓，趙州人。宏詞擢第，授太子校書郎。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許堯佐　擢進士第，爲太子校書郎，終諫議大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嗣初　貞元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麴信陵　貞元進士，爲望江令。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李君房　貞元間人。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權德輿　字載之，天水略陽人。未冠有文名。德宗召爲太常博士。元和中，拜禮部尙書同平章事。終山南西道節度使。集五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卷。

段文昌　字墨卿，一字景初。貞元初，授校書郎，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使，御史大夫節度淮南荊南，終西川節度。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羊士諤　泰山人。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爲資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楊巨源　字景山。河中人。登進士第。累官鳳翔少尹。年七十致仕。以河中少尹食祿終身。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令狐楚　字殼士。宜州華原人。貞元七年及第。授右拾遺。累官翰林學士。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出爲宣武節度使。封彭陽郡公。集一百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裴度　字中立。河東聞喜人。擢第。授河陰縣尉。元和中，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晉國公。太和中進位中書令。集二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韓愈　字退之。南陽人。擢進士第。爲監察御史。以極言貶陽山令。元和中再爲博士。轉考功知制誥。以討淮西功，遷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謫潮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集四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卷。

張籍　字文昌。蘇州吳人。登進士第。授太常寺太祝。歷水部員外郎。終國子司業。集七卷。全唐詩錄存詩五卷。

劉叉　元和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盧仝　范陽人。自號玉川子。徵諫議不起。因宿王涯第，罹甘露之禍。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李賀　字長吉。七歲能辭章。仕爲協律郎，卒年僅二十七。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五卷。

元稹　字微之，河南河內人。應制策第一。除左拾遺。歷監察御史。貶江陵士曹參軍。徙通州司馬。徵拜祠部郎中。知制誥。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出爲浙東觀察使。太和初，入爲尚書左丞，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全唐詩錄存詩二十八卷。

王涯　字廣津。太原人。擢進士第。調藍田尉。累遷工部侍郎。文宗時，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訓敗及禍。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李正封　官監察御史。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韋紓　登貞元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范傳正　貞元中舉進士宏詞高第。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夏方慶　貞元中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柳道倫　貞元中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陳羽　江東人。登貞元中進士第。官樂宮尉佐。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歐陽詹　字行周。晉江人。擢第。官國子監四門助教。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登進士第。授校書郎。爲監察御史裏行。擢尙書禮部員外郎。王叔文敗，貶永州司馬，移柳州刺史。卒。集四十五卷。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劉禹錫　字夢得。彭城人。登博學宏詞科。爲監察御史。轉屯田員外郎。叔文敗，坐貶連州。在道貶朗州。久之徙和州。徵入爲主客郎中，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會昌時，加禮部尙書，卒。集十八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二卷。

張仲素　字繪之。河間人。官翰林學士。終中書舍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鄭澣　貞元十年，舉進士第，爲右補闕。文宗時，入翰林，爲侍講學士，累進尙書左丞；出爲

山南西道節度使；俄以戶部尚書召，未拜，卒。諡曰宣。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張彙　貞元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陳通方　閩縣人。登貞元進士第。爲江西院官。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李程　字表臣。隴西人。貞元進士，累辟使府，爲監察御史，充翰林學士。元和中，知制誥拜禮部侍郎。敬宗卽位，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後罷爲河東節度使。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高弁　貞元十二年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崔護　字殷功。博陵人。貞元十二年登第，終嶺南節度使。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李翱　字習之。中貞元進士第，會昌中，終山南東道節度使。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皇甫湜　字持正。新安人。元和中，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皇甫松　湜之子，自稱檀欒子。全唐詩錄存詩十三首。

呂溫　字和叔。河中人。擢進士第。爲左拾遺。以侍御史使吐蕃，還，進戶部員外郎。後貶道

州刺史。徙衡州卒。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孟郊　字東野。湖州武康人。擢進士第。調溧陽尉。鄭餘慶鎭興元，奏爲參謀，卒。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卷。

白居易　字樂天。下邽人。擢進士第。補校書郎。對策入等，調盩厔尉。召爲翰林學士。以言事貶江州司馬，徙忠州刺史。徵爲主客郎中。知制誥。歷杭、蘇二州刺史。召遷刑部侍郎。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拜河南尹。改太子少傅。以刑部尙書致仕。全唐詩錄存詩三十九卷。

王起　字舉之，揚州人，宰相播之弟。貞元十四年進士第，又登制策直言極諫科。累官尙書左僕射，終山南西道節度使。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集一百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楊嗣復　字繼之，貞元中擢第，初署幕射，進右拾遺，累遷中書舍人；由戶部侍郎，擢尙書右丞；太和中，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復入爲戶部侍郎；俄拜中書門下同平章事；後貶潮州刺史，終以吏部尙書召，卒。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楊衡　字仲師。吳興人。登第。官至大理評事。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牛僧孺　字思黯。隴西人。貞元中，擢進士第。歷相穆敬兩朝，後出爲武昌節度使，文宗朝復入相；會昌中，貶循州；大中初，還爲太子少師，卒。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薛存誠　字資明。河東人。登貞元進士第。元和末，官至御史中丞。全唐詩錄存詩十二首。

王播　字明敭。其先太原人，徙家揚州。與弟炎、起皆有文名。並擢進士。長慶初，拜相；太和初，復專政；卒贈太尉。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沈傳師　字子言。吳人。貞元末，登第；歷官拾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寶曆中，由尚書右丞，出爲宣歙觀察使，復入爲吏部侍郎。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李宣遠　登貞元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白行簡　字知退。居易之弟。累官度支郎中。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牟融　貞元元和間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劉言史　邯鄲人。王武俊奏爲棗強令不受。後客漢南，李夷簡署司空掾，卒。集六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長孫佐輔　德宗時人。全唐詩錄存詩十七首。

張碧　字大碧。貞元時人。全唐詩錄存詩十六首。

莊南傑　進士，與賈島同時。雜歌行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盧殷　范陽人，爲登封尉。全唐詩錄存詩十三首。

雍裕之　貞元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宋濟　德宗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李赤　吳郡舉子，嘗自比李白，故名赤。全唐詩錄存詩十首。

劉皂　貞元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裴交泰　貞元時人。

李逢吉　字虛舟。隴西人。登進士第。元和長慶兩朝，嘗再爲宰相；太和中，以司徒致仕。其詩與令狐楚同編者名斷金集。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李渤　字濬之。洛陽人。元和中徵爲著作郎。拜給事中。出爲桂管觀察使。全唐詩錄存詩

五首。

孟簡　字幾道，德州人，舉進士宏詞，皆及第。元和中，累官至戶部侍郎，坐事貶靑州司馬。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徐凝　睦州人，官至侍郎。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李德裕　字文饒。趙郡人。宰相吉甫子。以蔭補校書郎，擢翰林學士。累官兵部尙書。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袁州刺史。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復爲相。宣宗卽位，貶崖州，卒。集三十四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熊孺登　鍾陵人。登進士第。元和中，終藩鎭從事。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李涉　洛陽人。憲宗時爲太子通事舍人。尋貶峽州司倉參軍。復爲太學博士。復流康州。集二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陸暢　字達夫。吳郡人。登進士第。官鳳翔少尹。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柳公權　字誠懸。公綽之弟。擢進士第。拜右拾遺。文宗朝，以諫議爲學士知制誥。進太子

少師。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韋處厚　字德載，京兆人。元和初，登第，又擢賢良方正異等。累官至文宗朝，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七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二首。

楊敬之　字茂孝。登進士第。擢屯田郎中。後爲國子祭酒。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張又新　字孔昭。元和中擢第，歷左右補闕，坐事貶江州；後遷刑部郎中，復貶申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十七首。

李廓　宰相程之子。登進士第。累官武寧節度使。全唐詩錄存詩十八首。

李紳　字公垂。潤州無錫人。登進士第。補國子助教。穆宗召爲翰林學士。武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節度淮南卒。集四卷。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楊汝士　字慕巢。元和四年擢第，官中書舍人；開成中，終刑部尙書。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鮑溶　字德源。元和進士第。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舒元輿　婺州東陽人。元和中登第，歷官至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事。甘露之變，爲仇士

長所害。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盧宗回　字望淵。南海人。登進士第。終集賢校理。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周匡物　字幾本，漳州人。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仕至高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陳去疾　字文醫，侯官人。元和十四年及第，歷官邕管副使。全唐詩錄存詩十三首。

王初　并州人，仲舒之子。登元和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十九首。

滕邁　登元和進士第。官吉州大守。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殷堯藩　嘉興人。登元和進士第。嘗爲永樂令。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沈亞之　字下賢。吳興人。登進士第。歷殿中丞，後貶南康尉。集九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施肩吾　字希聖。洪州人。登第。隱西山不仕。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費冠卿　字子軍。池州人。元和登第，母卒，不干祿，隱居九華山；長慶中召拜右拾遺，不赴。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一首。

姚合　陝州硤石人。宰相崇曾孫。登進士第。授武功主簿。以戶部員外郎，出刺杭州。終祕

書監。全唐詩錄存詩七卷。

周賀　字南卿。東洛人。初爲浮屠名清塞。姚合愛其詩，加以冠巾，改名賀。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焦郁　元和間人。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鄭巢　與姚合同時。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崔涯　吳楚間人，與張祜齊名。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王叡　元和後詩人，自號炙轂子。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何希堯　字唐臣。分水人。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章孝標　桐廬人。登進士第。除祕書省正字。試大理評事。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蔣防　義興人。官右拾遺；元和中爲司封郎中知制誥，進翰林學士，後出爲汀州刺史。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二首。

裴潾　聞喜人。元和初，以蔭仕；開成中，終兵部侍郎，全唐詩錄存詩十五首。

陳標　登長慶二年進士第，終侍御史。全唐詩錄存詩十二首。

李敬方　字中虔。登長慶進士第。爲歙州刺史。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常楚老　長慶進士。官拾遺。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顧非熊　況之子。登進士第。爲盱眙尉。棄官隱茅山。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張祜　字承吉。淸河人。客淮南，愛丹陽曲阿地，築室卜隱。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長孫翺　寶曆間人。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歐陽袞　字希甫。閩人。登第。官侍御史。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裴夷直　字禮卿。河東人。擢進士第。累官中書舍人。出刺杭州。終散騎常侍。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朱慶餘　名可久。以字行。越州人。登寶曆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許玫　登太和元年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厲玄　登太和二年進士第。官侍御史。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何扶　太和九年及第。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鍾輅　官崇文館校書郎。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楊發　字至之。馮翊人。登太和四年進士第，歷太常少卿，出爲蘇州刺史；後爲嶺南節度使，坐事貶婺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十三首。

楊乘　發之子。大中初，登進士第，終殿中侍御史。兄弟羣從，皆以文學登高第，時號修行楊家。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雍陶　字國鈞。成都人。第進士，自國子博士，出刺簡州。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李遠　字求古。蜀人。第進士。歷忠、建、江三州刺史。終御史中丞。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杜牧　字牧之。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爲江西團練府巡官。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乞爲湖州刺史。拜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卒。全唐詩錄存詩八卷。

許渾　字用晦。丹陽人。進士第。爲當塗、太平二縣令。遷潤州司馬。歷睦、郢二州刺史。集二

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一卷。

李商隱　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擢進士第。調弘農尉。除侍御史。後爲檢校工部員外郎。客滎陽，卒。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紀唐夫　官中書舍人。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薛瑩　文宗時人。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首。

喻鳧　字坦之。毘陵人。登開成進士第。終烏程尉。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劉得仁　貴主之子。困舉場三十年不第。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嚴惲　字子重。吳興人。舉進士不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朱景玄　官太子諭德。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五首。

崔鉉　字台碩。博陵人。擢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會昌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魏國公。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薛逢　字陶臣。河東人。擢進士第。授萬年尉。歷侍御史尚書郎。終祕書監。集十卷。全唐詩

錄存詩一卷。

趙嘏　字承祐，山陽人，仕至渭南尉。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盧肇　字子發。袁州人。會昌三年登第。官著作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出知歙州。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林滋　字後象。閩人。登會昌第，官終金部郎中。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黃頗　宜春人。會昌三年登第。官監察御史。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姚鵠　字居雲。蜀人。登會昌三年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項斯　字子遷。江東人。會昌四年擢第。官丹徒尉。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戈牢　字德膠，會昌三年進士第。

馬戴　字虞臣。登進士第。爲龍陽尉。終太學博士。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孟遲　字升之。平昌人。登會昌五年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十七首。

鄭畋　字台文。滎陽人。登進士第。爲翰林學士。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出爲鳳翔

節度使。拒黃巢功，授檢校尙書左僕射。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六首。

張良器　登會昌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薛能　字太拙。汾州人。登進士第。補盩厔尉。累官至工部尙書。節度徐州。徙忠武，爲亂軍所害。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劉威　會昌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二十七首。

李玖　歙州巡官。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劉綺莊　毘陵人。爲崑山尉。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盧栯　官弘文館學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裴諴　聞喜人，度之從子。歷官職方郎中，太子中允。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韓琮　字成封。爲成許節度判官。歷中書舍人。湖南觀察使。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莫宣卿　字仲節。封州人。官台州別駕。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丁瓌　字正德。大中七年進士第一。

韋蟾　字隱珪。下杜人。大中中登進士第，咸通末，終尚書左丞。全唐詩錄存詩十首。

崔櫓　大中進士。仕爲棣州司馬。集四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六首。

李羣玉　字文山。澧州人。裴休薦授弘文館校書郎。集八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賈島　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韓愈教之爲文，舉進士不第。爲長江主簿。集十三卷。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温庭筠　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舉進士不第。徐商鎭襄陽，署爲巡官。後貶方城尉。再遷隨縣尉。集二十八卷。全唐詩錄存詩九卷。

段成式　字柯古。河南人。宰相文昌子。以蔭補校書郎。累官太常少卿。集七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劉駕　字司南。江東人。登進士第，官國子博士。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劉滄　字蘊靈。魯人。大中進士第。調華原尉。遷龍門令。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李頻　字德新。睦州壽昌人。擢進士第。爲南陵主簿。累都官員外郎。爲建州刺史。集一卷。

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李郢　字楚望。長安人。大中十年第進士。終侍御史。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崔珏　字夢之。登大中進士第。爲淇縣令官至侍御史。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曹鄴　字業之。桂州人。登大中進士第。歷祠部郎中。爲洋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儲嗣宗　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于武陵　大中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司馬扎　大中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霍總　咸通間爲池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高駢　字千里。咸通中拜安南都護。僖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劍南西川節度，晉檢校司徒，徙淮南節度副大使。封渤海郡王。好神仙，擁兵驕恣，後爲部將所害。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于濆　字子瀚。咸通進士，官泗州判官。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蕭遘　徐國公嵩裔孫。登進士第。信宗時拜相。後賜死。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歐陽玭　袞之子。擢咸通十年進士第。官書記。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張演　咸通十三年及第。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翁綬　登咸通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袁皓　宜春人。登進士第。擢倉部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公乘億　字壽仙。魏人。登進士第。爲魏博節度使從事。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王季文　字宗素。池陽人。登進士第。授祕書郎。歸隱九華山以終。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李拯　字昌時。隴西人。登進士第。累官考功郎。知制誥。後爲亂兵所殺。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李昌符　字巖夢。登進士第。歷膳部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汪遵　宣城人。登咸通七年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許棠　字文化。宣州涇縣人。登咸通十二年第。嘗爲江寧丞。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邵謁　韶州翁源縣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林寬　侯官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李隲　官至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董翰卿　大中咸通間人。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皮日休　字襲美。襄陽人。登咸通進士第。授太常博士。黃巢陷長安，爲所害。集二十八卷。全唐詩錄存詩九卷。

陸龜蒙　字魯望。蘇州人。舉進士不第，隱居甫里。自號天隨子。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四卷。

張賁　字潤卿。南陽人。登進士第。爲廣文博士，後隱茅山。全唐詩錄存詩十六首。

鄭璧　唐末江南進士。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司空圖　字表聖。河中虞鄉人。擢進士第。歷中書舍人知制誥。歸隱中條山王官谷。徵召不起。哀宗被弒，不食卒。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周繇　字爲憲。池州人。登進士第。調建德令。官至檢校御史中丞。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聶夷中　字坦之。河東人。登進士第。官華陰尉。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顧雲　字垂象。池州人。咸通進士。官至虞部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張喬　池州人。黃巢亂。罷舉隱九華。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曹唐　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後舉進士不第。累爲使府從事。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來鵬　一作鵠，豫章人。舉進士不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李山甫　累舉不第。爲魏博幕府從事。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李咸用　工詩不第。嘗應辟爲推官。集六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胡曾　邵陽人。舉進士不第。嘗爲漢南從事。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方干　字雄飛。新定人。舉進士不第。隱於鑑湖。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六卷。

羅鄴　餘杭人。舉進士不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羅隱　字昭諫。餘杭人。十上不中第。歸錢鏐官錢塘令。羅紹威表薦給事中。集十八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一卷。

羅虬　台州人。累舉不第，爲鄜州從事。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鄭損　僖宗時中書舍人。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牛嶠　字松卿，一字延峯，隴西人。自云僧孺之孫。乾符五年登進士第，歷官尙書郎。嘗從王建爲給事中。歌詩三卷，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翁洮　字子平，睦州人。光啓三年進士第，官主客員外郎。歸隱青山，徵召不起。全唐詩錄存詩十三首。

溫憲　庭筠之子。登進士第。爲山南從事。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高蟾　河朔人。登進士第。爲御史中丞。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章碣　孝標之子。登乾符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秦韜玉　字仲明。京兆人。中和二年準敕及第。以工部侍郎爲田令孜神策判官。全唐詩

錄存詩一卷。

唐彥謙　字茂業。幷州人。累舉不第。王重榮鎮河中，辟爲從事。累官至閬、壁、絳三州刺史。自號鹿門先生。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周朴　字太朴。吳興人。避地福州，寄食僧寺。黃巢寇閩，不屈見害。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鄭谷　字守愚。袁州人。登進士第。歷官右拾遺都官郎中。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許彬　睦州人。舉進士不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崔塗　字禮山。江南人。登光啓四年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韓偓　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召拜左拾遺。累官翰林學士兵部侍郎。貶濮州司馬。依王審知卒。集四卷。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吳融　字子華。山陰人。登進士第。累遷侍御史。拜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陸扆　嘉興人。昭宗朝拜相。後貶濮州司戶。集七卷。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李沇　字東濟。江夏人。宰相磎之子也。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盧汝弼　登進士第。以祠部員外郞知制誥後依李克用。表爲節度副使。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陸希聲　吳人。博學，善屬文，尤工書。昭宗時，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太子少師罷，卒贈尙書左僕射。有頤山詩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十二首。

李昭象　字化文。父官池州刺史，遂家焉。懿宗末以文干相國路巖，年方十七，將召試會巖貶，遂還。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王駕　字大用。河中人。登進士第。官至禮部員外郞。集六卷。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王渙　字羣吉。登第。官考功員外郞。全唐詩錄存詩十四首。

戴司顏　登第。官太常博士。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吳仁璧　字廷寶。吳人。大順二年，登進士第。錢鏐據浙，屢辟不就；鏐怒，沈之江。詩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一首。

杜荀鶴　字彥之。池州人。擢進士第一人。朱全忠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王穀　字虛中。宜春人。登進士第。官終尙書郎。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八首。

孫郃　字希韓。四明人。登進士第。官校書郎。集四十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諸載　字厚之。乾寧進士。全唐詩錄存詩十四首。

鄭準　字不欺。登進士第。爲荆南成汭推官。後不合，爲所害。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陳乘　仙遊人。擢第。官秘書郎。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韋莊　字端己。杜陵人。第進士。授校書郎。後相王建爲平章事。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六卷。

王貞白　字有道。永豐人。乾寧二年進士第。授校書郎。集七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張蠙　字象文。淸河人。登第。爲櫟陽尉。入蜀終金堂令。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翁承贊　字文堯。閩人。登第。任京兆府參軍。官至御史大夫。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黃滔　字文江。莆田人。擢第。除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充威武軍節度推官。集十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殷文圭　池州人。乾寧中及第。後事楊行密爲左千牛衛將軍。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徐夤　字昭夢。莆田人。登第後隱延壽溪。全唐詩錄存詩四卷。

錢珝　字瑞文。吏部尙書徽之子。官中書舍人，後貶撫州司馬。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喻坦之　與許棠、張喬、鄭谷、張蠙等同時;號稱十哲。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崔道融　荆州人。以徵辟爲永嘉令，累官右補闕。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盧延讓　字子善。范陽人。光化九年進士第，終刑部侍郎。詩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首。

劉象　京兆人。天復元年登第。全唐詩錄存詩十首。

曹松　字夢徵。舒州人。天復初登第。年七十餘。授祕書省正字。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蘇拯　光化中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裴說　天祐三年登第。官終禮部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李洞　字才江。京兆人。不第。遊蜀卒。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唐求　蜀人。居味江山不仕。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于鄴　唐末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趙光遠　華州刺史隱之子，不第而沒。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鄭良士　字君夢。閩人。官補闕。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嚴郾　唐末人。集二卷。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張迴　唐末人。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伍唐珪　袁州宜春人。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孫棨　字文威。歷官中書舍人。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任翻　唐末人。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八首。

荊浩　字浩然。沁水人。工畫山水。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周曇　唐末官國子直講。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李九齡　洛陽人。唐末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胡宿　唐末人。全唐詩錄存詩十九首。

布燮　長和國使人。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朝衡　字巨卿。日本人。歷左補闕，擢散騎常侍。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杜常　唐末人。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許鼎　梁貞明中登第。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和凝　字成績。鄆州須昌人。進士第。唐天成中歷翰林學士。晉天福中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終於周。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王仁裕　字德輦。天水人。初爲秦州判官；入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歷唐、晉、漢，終戶部尙書，罷爲太子少保；周顯德初卒。曉音律，喜爲詩，有西江集。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馮道　字可道。景城人。初爲劉守光參軍，後歷唐、晉、漢、周，事四姓十君。詩集十卷。全唐詩

錄存詩五首

盧士衡　後唐天成二年進士。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熊皦　登後唐淸泰進士第。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韓熙載　字叔言。北海人。後唐同光中登第，仕南唐，後主時，終中書侍郎。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潘佑　幽州人。仕南唐官內史舍人。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李建勛　字致堯。隴西人。仕南唐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集二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孟賓于　字國儀。連州人。天福九年登第。仕南唐爲塗陽令。集二卷。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廖匡圖　字贊禹。虔州人。仕湖南馬氏爲天策府學士。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左偃　南唐人。不仕。居金陵。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首。

江爲　宋州人。避亂家建陽。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孫魴　字伯魚。南昌人。從鄭谷爲詩，頗得其體。事吳，爲宗正郎。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沈彬　字子文。高安人。仕吳爲祕書郎。全唐詩錄存詩十九首。

張泌　字子澄。淮南人。仕南唐爲句容縣尉。累官至內史舍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伍喬　廬江人。南唐舉進士第一。仕至考功員外郎。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陳陶　字嵩伯。嶺南人。隱洪州西山。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李中　字有中。隴西人。仕南唐爲淦陽宰。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卷。

徐鉉　字鼎臣。廣陵人。仕南唐歷翰林學士，吏部尙書。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六卷。

徐鍇　字楚金。鉉之弟。仕南唐，爲屯田郎，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集十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馬郁　李匡威鎭盧龍，署幕職。復事劉仁恭。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韓定辭　深州人，爲鎭州觀察判官。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許堅　有異術，嘗往來廬阜茅山間，後不知所終。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湯悅　陳州西華人。本姓殷，文圭之子。仕南唐，官學士，歷樞密使右僕射。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孟貫　字一之。建安人。初客江南。後仕周。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成彥雄　字文幹。南唐進士。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歐陽炯　益州華陽人。孟昶時，拜翰林學士，歷門下侍郎平章事。後從昶歸宋。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詹敦仁　字君澤。固始人。初隱仙遊，後爲青溪令。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劉昭禹　字休明。桂陽人。仕湖南，署天策府學士。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徐仲雅　居長沙，事馬氏，爲觀察判官，天册府學士。所業百餘卷行世，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王元　字文元。桂林人。隱居不仕。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廖融　字元素。隱居衡山。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孫光憲　字孟文。陵州人，爲荆南高從誨書記。集五十餘卷。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楊夔　唐末，爲田頵客。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二首。

譚用之　字藏用。五代時人，官不達。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王周　登進士第，曾官巴蜀。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劉兼　長安人。官榮州刺史。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孫元宴　不知何許人。曾著詠史詩七十五首。全唐詩錄之，編爲一卷。

丘光庭　吳興人。國子博士。集三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韓溉　江南人。詩一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蔣吉　世次爵里無考。全唐詩錄存詩十五首。

馬逢　世次爵里無考。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李暇　世次爵里無考。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吳商浩　世次爵里無考。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顧甄遠　世次爵里無考。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鮑氏君徽　字文姬。鮑徵君女。德宗時召入宮，與侍臣唱和。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宣宗宮人韓氏　出宮後適盧偓。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花蕊夫人徐氏　青城人，得幸蜀主孟昶，後入宋宮。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楊容華　烱之姪女。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趙氏　寇坦之母。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張夫人　楚州山陽人。戶部侍郎吉中孚妻。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趙氏　洹水人。杜羔之妻。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薛蘊　字馥。彥輔孫女。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薛媛　濠梁人。南楚材妻。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立本女　父爲草場官。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愼氏　毘陵人。適嚴灌夫。無子，被出。以詩訣別，夫感而留之。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竇梁賓　夷門人。盧東表侍兒。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任氏　蜀尙書侯繼圖妻。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張文姬　鮑參軍妻。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程長文　鄱陽人。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柳氏　李生姬。以贈韓翃。爲番將沙吒利所刦。虞侯許俊以計取之，復歸於翃。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紅綃　大曆中勳貴家妓。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晁采　小字試鶯，大曆時人。少與鄰生文茂約爲伉儷，及長，母得其情，遂以采歸茂。全唐詩錄存詩二十二首。

崔鶯鶯　貞元中，隨母寓居蒲東佛寺。有張生者與之賦詩贈答。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步非烟　武公業妾。與鄰生趙象贈答事露笞死。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姚月華　嘗夢月墜粧臺，覺而大悟，聰慧過人。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鮑家四絃　鮑生妾。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韓續姬　南唐僕射韓續以贈韓熙載。熙載還之。姬因題詩泥金雙帶而去。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郎大家宋氏　世次里貫無考。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關盼盼　張建封妾。張歿後，獨居燕子樓守志十餘年。後得白居易詩，遂不食卒。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劉采春　越州妓。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張窈窕　蜀妓。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史鳳　宣城妓也。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盛小叢　越妓。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趙鸞鸞　平康名妓也。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薛濤　字洪度。長安人。流落蜀中，入樂籍。歷事幕府，號爲女校書。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魚玄機　字幼微。補闕李億妾。愛衰爲女道士。以笞殺女童綠翹，爲京兆溫璋所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李治　字季蘭。吳興人。爲女冠。全唐詩錄存詩十六首。

元淳　洛中女冠。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寒山　居天台唐興縣寒岩。時往還國淸寺。閭邱徹訪之，走入石穴。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拾得　與豐干同時，垂跡於國淸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豐干　天台山國淸寺僧。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義淨　字文明。范陽人。俗姓張氏。咸亨初往西域，徧歷三十餘國，經二十五年，求得梵本四百部，歸譯之。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景雲　善草書。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懷素　京兆人。姓范氏。詔住西太原寺。以草書名。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靈一　姓吳氏。廣陵人。居餘杭宜豐寺。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靈澈　字源澄。姓湯氏。會稽人。雲門寺律僧。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六首。

法照　大曆貞元間詩僧。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釋泚　大曆時人。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護國　江南人。工詞翰，有聲大曆間。全唐詩錄存詩十二首。

法振　大曆貞元間詩僧。全唐詩錄存詩十六首。

清江　大曆貞元間詩僧。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無可　范陽人。姓賈氏，島從弟。居天仙寺。全唐詩錄存詩二卷。

皎然　名清晝，姓謝氏。長城人。靈運十世孫。居杼山。全唐詩錄存詩七卷。

廣宣　姓廖氏，蜀中人。與劉禹錫最善。元和長慶兩朝並爲內供奉，賜居安國寺紅樓院。有紅樓集。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棲白　越中僧。宣宗朝，嘗居薦福寺內供奉賜紫。詩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六首。

常達　字文舉，俗姓顧。發跡河陽大福山，大中中，居吳郡破山寺。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懷楚　唐末僧，住安州白兆竺乾院。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子蘭　昭宗朝文章供奉。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可止　姓馬氏，范陽房山人。長近體律詩，有三山集。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雲表　唐末於豫章講法華慈恩大疏，法席稱盛。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歸仁　唐末江南僧，住京洛靈泉。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隱巒　唐末匡廬僧。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若虛　南唐僧，隱廬山石室。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貫休　字德隱。姓姜氏，蘭谿人。王建禮遇之，署號禪月大師。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十二卷。

尚顏　字茂聖，俗姓薛，出家荊門。詩集五卷，全唐詩錄存詩三十四首。

虛中　宜春人，住湘西粟城寺。與齊己、尚顏、棲蟾為詩友。碧雲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

四首。

棲蟾　居屏風巖。全唐詩錄存詩十二首。

齊己　名得生，姓胡氏，益陽人。出家大潙山同慶寺，後居龍興寺。集十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卷。

曇域　貫休弟子。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栖一　武昌人，與貫休同時。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處默　初與貫休同薙染，後入廬山。詩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八首。

修睦　光化中爲洪州僧正，與貫休、處默等爲詩友。全唐詩錄存詩二十首。

慕幽　世次里貫無考。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司馬承禎　字子微。河內人居天台紫霄峯，後居王屋山。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司馬退之　開元中道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吳筠　字貞節。華陰人。舉進士不第。入嵩山爲道士。明皇徵至待詔翰林。尋入會稽，隱剡

中。集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杜光庭　字聖賓。括蒼人。應百篇舉不中，入天台山爲道士。僖宗召見，賜以紫服。後隱青城山。集一百卷，全唐詩錄存詩一卷。

鄭遨　字雲叟。滑州白馬人。昭宗時，舉進士不第；入少室山，爲道士；徙居華陰，種田自給。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皆不起；賜號逍遙先生。天福中卒。全唐詩錄存詩十七首。

呂巖　字洞賓。禮部侍郎渭之孫。舉進士不第。全唐詩錄存詩四卷。